

# 汉译《古兰经》史话

##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古兰经》的汉译：国际译坛掠影

回顾近千年来《古兰经》翻译的历史，大体概况是：

1. 从禁止翻译到允许并提倡翻译；
2. 除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外，多半是教外首先翻译，而后为穆斯林学者相继翻译；
3. 西方学者以大语种（如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翻译，推动各大洲的小语种转译；
4. 从只刊印译文，发展为纷纷出版与阿文并排的对照本；
5. 在我国，主要是从零星择译，到重点选择，发展为全文通译；教外人先据英、日文转译，发展为穆斯林学者从阿拉伯文直译。

起初，之所以禁译，是因为穆斯林经学家强调必须维护经文的庄严与纯洁，认为原经是阿拉伯语颁发的“天启”，担心翻译会产生曲解误释，走样失真，禁锢甚严。

但随着伊斯兰教迅速广泛的传播，使用各种语言的穆斯林迫切需要理解《古兰经》的内涵，通晓阿拉伯文者毕竟有限，翻译只禁令无异于把《古兰经》严密封锁、搁置，与外界广大穆斯林群众隔绝。总不能由于过分担心译文失真或有缺陷便“因噎废食”。看来，不译成外文就无法扩大影响，更不能满足世界各国穆斯林学习《古兰经》的客观需要。因此，以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h700—767）为代表的著名教法学家才主张开禁，致使各种译本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地公开出版。

16 世纪以来，西欧各国用大语种陆续译出的《古兰经》，亦多属供“批驳”目的而译，须代批判内容才被允许传阅。据说最初各个语种的译本有：

1：法译本，1647 年出版于巴黎。译者杜立叶（外交官）据阿拉伯文译成，称为《穆罕默德的古兰》，译本选择了部分东方穆斯林经注家之解释。问世后 5 年内，在巴黎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再版过 5 次。

1783 年，又出现了克劳迪尤·萨瓦利的法译本，被评为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

2：英译本，1649 年出版于伦敦，译者是英国亚历山大·罗斯（牧师），从法文本转译，并沿用法译名称《穆罕默德的古兰》为题。

1734 年又出版乔治·赛尔从阿文翻出的译本，并附译者长序一篇，从哲学角度抒发己见，基调也偏于批判。在西方殖民主义大举入侵东方的背景下，被捧为“标准的英译本”。

往后，有特色的英译本如：1861 年出版于伦敦的罗德威尔译本，把各章依照颁布年代先后编排，使读者便于参照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去阅读研究。1880 年在牛津出版的帕尔默译本，试图“再现东方德情调”，从鉴赏德角度展现《古兰经》独特的风貌。被评为特别成功的是 1930 年出版德比克塔尔译本，稍后，还有 1937 年版的马尔马杜译本，1939 年版德理查帕尔译本。——这后 3 种已经是 20 世纪的译本，理所当然地会从前人译本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3：意大利译本，1547 年出版，译者安德烈·艾尔法宾，亦题为《穆罕默德的古兰》，序言中介绍了穆罕默德生平及伊斯兰教传播史。20 世纪初在米兰先后出版了弗莱科西（1913）和波纳利（1929）译本。

4：德译本 1616 年出版于巴伐利亚的纽伦堡，译者施维格，据艾尔法宾的意大利威文本转译。流行较广的是 1773 年出版的布义森译本。1826 年哈勒（署名瓦尔）译本刊行；1840 年乌尔曼本问世。

5：拉丁文译本 1698 年在帕多瓦出版，译者马拉齐（意大利天主教神父）根据阿文原本翻译，并自撰绪论《驳斥古兰经》，企图让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留下“最坏的”印象。他将此译本献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列奥波德一世。在出版后的一百多年内，被西欧传教士与神职人员用为批判伊斯兰教的依据。但在 18 世纪，便引起知识界、学术界的异议和愤慨，如法国德卡尼叶，公开批评马拉齐不懂阿拉伯语，译文粗暴生硬，语无伦次，充满了谩骂等等。

6：俄译本 1716 年出版于圣彼得堡，译者波斯尼科夫从西欧译本转译。直接从阿语原文翻译者，首推鲍古斯拉夫斯基（1871 年完成，未出

版)和萨勃鲁卢科夫(1878年,出版于喀山)。往后,还有196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柯拉契柯夫斯基译本。

以上只是略举《古兰经》在欧洲用大语种翻译大的概况,侧重介绍早期的或最初的版本。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非穆斯林译者所译,其主旨不是正面宣传介绍,而多半是恰恰相反,在于驳斥,在于批判,带有偏见、成见以至敌视色彩。现代、当代,上述各语种翻译的《古兰经》,仍在持续不断,而且,更多地涌现穆斯林的新译本、详释本,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由于大语种的影响较普遍,同一语种又有译本十几种到数十种之多,据以转译者源源不断;再加上近几十年来全世界穆斯林掀起学习阿拉伯语的热潮,通晓或精于研究《古兰经》的人,也逐年俱增,对《古兰经》争相译注者,为数不少。据粗略统计,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用各个民族语文翻译的《古兰经》,约80多种民族语文的译本数百种。

在亚洲。我国出版问世的汉文通译本有14种,还有维吾尔文本、哈萨克文本。此外,在穆斯林聚居的地区,其土耳其、波斯、乌尔都、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爪哇、哈萨克、塔塔尔等民族语文译本,还有普什图、库尔德、印地、克什米尔、泰米尔、旁遮普、古吉拉特、卡纳里、马拉地、马拉诺、马拉亚拉姆、泰卢古、亚美尼亚、迪瓦里、僧加罗、缅甸、泰、日本、朝鲜等民族语文译本。其中土耳其译本就近20种,日本译本也有6、7种。我国最早的一部《古兰经》通译本就是汉族学者从日文本转译的。

在欧、美洲。有拉丁文和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卡斯提尔、瑞典、荷兰、丹麦、芬兰、挪威、捷克、保加利亚、匈

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俄罗斯等各民族语文译本。其中不少大语种均有十几种译本。法文译本据70年代统计已达36种，此，还有世界语译本。

在非洲。有斯瓦希里、豪萨、约鲁巴、卢干达、塞内加尔、索马里等各民族语文译本。在英语通行德大洋洲。正在翻译斐济文本。

以上情况表明，凡在穆斯林分布的地区，有穆斯林使用或通用的民族语文，就有为他们翻译的《古兰经》出现。还有不少前文所未列德国家，主要是在亚洲和非洲德伊斯兰为主体的国家，是通用阿拉伯语的民族，能直接读懂《古兰经》，它们是：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科威特、巴林、阿曼、阿联酋、卡塔尔（以上亚洲）；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苏丹、（以上非洲）等。这些国家虽不存在翻译问题，但普通重视对《古兰经》的学习研究，也在不断出版多种注释、详解的《古兰经》。

在前述所有译本中，包括穆斯林国家很有影响的译本，除了一部土耳其文译本经官方审定为该国正式译本外，都是个人译述的成果，只能供读者作为参考或学习阿文的辅助材料。包括官方审定、认可的正式译本在内，都不能与阿拉伯原文相提并论，绝不能以诵读译文代替对原文的朗诵。不像《圣经》那样把译文视为与原文具有相等的地位。事实上，任何译者都不敢斗胆的自称他的译本准确无误，堪称范本。迄今为止，穆斯林舆论只能认为某译本有某些特色而不存在许多不足，而另一种译本虽别有所长，仍瑕瑜互见，绝不可能尽善尽美。即便有被国家审定或公众认可的正式译本，也只能是反映个人、小组或集体的学习成果，终究不能与原文等量齐观，这是毫无疑义的。

## 《古兰经》的汉译：国内译本综览

在我国，对翻译《古兰经》的探索，同样有过漫长的历程。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经宋、元、至明初，穆斯林已遍及中原及全国城乡，清真寺纷纷建立，对《古兰经》和宗教教义的了解多靠阿訇、毛拉宣传讲解，谈不上文字翻译。

明末清初，来自阿拉伯、小亚细亚及泛称西域各地的穆斯林早已形成民族共同体，并以汉语为共同语，客观上迫切需要对经典、教义的翻译。一批经学造诣和汉文根底很深的穆斯林学者，便纷纷传译经典，著书立说，才开始有翻译《古兰经》的尝试，但总是谨小慎微，不敢放手，局面迟迟打不开。期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历程。回顾《古兰经》汉译的历史，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用三种方式译述：

1. 零星摘译（在著作中偶或引述）这种情况多出现于明、清之际回族穆斯林学者的汉文撰述中，摘译经文片断以表达学习《古兰经》之心得体会，不敢擅自大段翻译。即便是治学最勤奋，译述最丰富的刘智（约1664—1730），在其已刊行的大量著述中，只能找到三个微型短章的译文。也许，就该算穆斯林试译《古兰经》之始。即便如此，译者亦诚惶诚恐，郑重声明说：“天经圣谕，皆本然妙文。无用藻饰，兹用汉译，或难符合，勉力为之，致意云尔。”其实，他的译文，严肃庄重，自有特色，以第一章《开端》为例，译文为：

世赞归主，化育万物，普慈独慈，执掌公期。

吾唯拜主，唯求主助，导吾正路！

是夫人路，主福之者，非祸之者，亦非迷路。

译文防《诗经》四言体，音节铿锵，韵律和谐，是字斟句酌、呕心沥血之结晶。

其他穆斯林学者的撰述中，也只能偶尔扑捉到零星摘句或转述大义的若干痕迹。

2. 重点选译（作为普及性读物推广）。据以翻译的蓝本，多半是在穆斯林中流行最广泛的一个被称为“亥帖”的选本，其中包括《古兰经》首章、几个长章中的若干节，以及卷尾的若干短章，都是大家在宗教礼仪中家喻户晓，能用原文熟背牢记的。穆斯林群众多能背诵如流，但未见得理解其含义。从前清至 20 世纪 80 年代，译本多达十几种。

这种选译，有两类情况：

甲。、选文精简者。只突出展示某一章或较少得章节加以译释。如：李廷相译注《天经译解》。仅选第一章及第二章前 5 节，有题解、翻译、并逐节注疏。1924 年比较牛街清真书报社初版。廷相曾任我国第二部通译本、姬觉弥《汉译古兰经》的阿文参证人之一。

道隐（伍特公笔名）的《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详解》，约 15 万字。译者在《序》中指出：“经首《法谛海》章，涵全经要旨，厥次《百格赖》章，复举伊斯兰教基本原则五项，言简意赅，意近而旨远；苟明其义，亦可以略识伊斯兰教之真谛矣，因加汉译，附以注释。”1941 年由香港中国回教会初版刊行。

马达五译述《法谛哈》、《古兰选读》，择译首章及最后若干短章，第二章若干节。用阿、汉、英三种文字对照，并附有拉丁文音译以供拼读，有香港穆斯林布道会多次印刷分赠教亲，供日常宗教礼仪中诵读。

乙、选文内容较多者。即民间普遍流传、版本极多的普及本，阿文名称为《孩提母·古拉尼》，其简称仅取第一个语汇，被汉译为“孩听”、“亥帖”、“赫厅”等等。或被泛称为十八个“索来”（al-surat）“索来”即章，但此选本实际不止 18 章。这是在我国流传了几百年的较定型的《古兰经选本》，各地所选章节基本相同，稍有差异，通见版本入选范围含第 1、36、67、86、87、93、94、97、99、102、103、105—114 等共 21 个整章（多属短章，少量偏长），及第 2 章（最长的章）中之若干节；另有一种《孩帖》版本，则增选第 2、3、9 章中若干节。此选本究竟于何时由何人所选辑，无从考稽，所选章节类似一些穆斯林国家流传的选本，入选详略繁简，小有差异。但我国所选《孩帖》，全国各地手抄、木刻、石印者不可胜数，家喻户晓，阿訇和不少教亲皆能全部背诵原文，并在宗教礼仪中“圆经”时诵读。

有些版本，仅刊印原文，流传极广。有的版本则以汉字注谐音，辅助不识阿文诵读（但南北口音、各地方言差异甚大，据汉字照读，发音不准）。至于以此为蓝本进行汉译或注释者，木刻、石印、油印、铅印皆有，流传于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种，限于见闻，很难确指。其中有的译本，迄今仍有人珍藏；有的虽曾见过，目前已无法寻找；有的则仅见书目或旧报刊中之简介。上述译释本，所收范围亦各自稍有增减，但主要源于《孩听》选本。它所入选的原文，在我国教亲中，几乎家喻户晓，能熟背牢记或琅琅成诵者大有人在。聚礼日、尔德节、圣纪或纪念亡人、游坟

地等场所圆经时，多聆听阿訇诵读或集体依次轮流诵读。此选本虽流通定型，篇幅亦较可观，但其总量仅相当于《古兰》全经（30 卷）中的一卷。

3. 顺序通译（起步虽早，实现较迟）。通译全经，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继刘智之后一百多年，约 19 世纪中叶，另一个撰译丰富的穆斯林经师马德新（1794—1874），在门徒马安礼协助下，立志通译全经。相传已完成初稿 20 卷，但刊行问世者只有前 5 卷，名为《宝命真经直译》，直至 1927 年 12 月，即至少相隔 50 多年后，才由上海中国回教学会出资刊印出版。这是通译全经的第一次尝试，可惜传世部分仅占全经的 1/6。这是我国第一个通译而未竟的汉译本，难能可贵，有重新出版、公诸于世的必要。

由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主持，马坚参与执笔德《古兰经》文言文译本，亦应列入有顺序通译计划之范畴，只可惜仅在上海《回教学会月刊》上发表过三卷，后因故中辍。据说伍特公后来已译成全经初稿，尚未刊行，下落不明。

此外，从姬觉弥所撰《汉译古兰经》序中，可间接获知：有“李虞宸、杨仲明两阿訇”的“副译”本；“锡兰摩西甸君更告成汉译数卷”；这都是了解从事通译概括的线索。

张秉铎早年翻译的《古兰经》，卷首已出版问世，以后即中辍。据悉，译者进入晚年，目前仍在致力于全译本的翻译。

至于全文通译的《古兰经》，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才拉开序幕。第一部通译本，还是汉族译者从日文本转译的，但接踵而来的许多译本，

主要还是以穆斯林学者直接译自阿拉伯文者居多，到 20 世纪末，汉文通译本得以正式出版者，计有：铁铮、姬觉弥、王静斋、（3 种）、刘锦标、杨仲明、时子周、马坚、林松、全道章、周仲羲、马振武、和沈遐淮共 12 位学者的 14 种译本，买买提·赛来的维吾尔文译本，以及哈再孜、马哈什合译的哈萨克文译本，也相继问世。通译全经的计划不仅付诸实现，而且我国译经史上呈现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 铁铮从日文转译的《可兰经》

在我国，第一个完成并出版汉文通译本《古兰经》的人是铁铮，一位不识阿拉伯文的汉族学者。他是根据坂本健一的日文译本《、一日文》，并参照罗德威尔（rodwell）的英译本《The Koran》转译的。书名题为《可兰经》，于民国十六年（1927 年）十二月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

关于译者生平，可供钩沉稽考的材料很少。据说他本姓李，有关他的零星传闻，其可靠性亦无从查证确断。有人说他曾在北平教过中学，译经过程中曾约请过一些穆斯林朋友参证。还有人说他曾娶回族穆斯林为妻，可能是导致他从事此项翻译的重要因素。记得已故马松亭大阿訇（1895—1992）在闲谈中提起过他在译本完成之后不久改奉伊斯兰教，但惜不知所终。而有关他的身世经历，从译本中捕捉不到任何足以佐证的材料。

尽管他的译本《可兰经》并非直接以阿拉伯原文为蓝本，但它的刊行问世，总算填补了一项空白，排上了通译全本的第一把交椅。在积极宣传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经典发面，起了刺激、促进和推动穆斯林学者奋起

译经的作用。其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都值得欢迎。在他之前，有些回族经师，本来早已倡导并着手进行翻译，只是由于过于谨慎，裹足不前，倒让汉族学者抢先，从而也促发了更多的穆斯林学者“当仁不让”、纷纷译述的勇气。

铁铮译的《可兰经》，用文言文表述。按卷次、章序连续编排，各卷各章之间均未留空隙，但每页书眉均标注章述与篇名。卷首有《凡例》1页，《篇次别序》（即“按天启时期之先后”为序）表格1页，《目录》5页。正文共463页。系长条型16开本，每页分上、下两栏，每栏各15行，每行17字，全页为510字，译文约23.6万字。正文用三号铅字竖排，加新式标点，显目清晰。各章节次虽未加排号码，但均分节提行处理，不难窥知章节梗概。

此译本印数不多，流传有限，且绝版已久，难以征求，连某些大图书馆和高等学府书库中亦不易见到，广大读者多有不能“一饱眼福”之憾。

译者在卷首《凡例》中说明“经文简洁、遒劲，故多直译，以存其神”；“经句长短错落，音调和谐，兹为求真记，不勉求谐韵”，力图“存神、求真”；碰到“辞削意晦处则添附字句而括注之”。虽是间接转译，仍重视原经语之风采。试举第86章《太白篇(塔里格)》为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译文

自于天，自于夜来者！

但谁当教尔曹以夜来者为何？

当乃光辉之星也。

人各有一守护者超于其上。

然则人其省悟：彼被创于何者？

彼被创于迸精，

射出自腰与胸骨。实则神能复活，

于秘密皆当被检出之日，

人当无自卫或卫他之力。

我誓以降雨之天，

与开裂之地，

此[可兰]乃识别之谈，

是不轻浮。

彼等【对尔】设谋，

我亦【对之】设谋，

是以其忍于不信者，其暂放任彼等。

全章共 17 节，分行编排，一目了然。试与原文相对照，便可感到在总体上已得其精髓。括弧内增添字样，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原经内涵。作为一个非穆斯林译者，又是间接转译，能达到这种水平，确实难能可贵。

某些词汇的译法，措词慎密、贴切，值得肯定。如第 108 章章名，阿文音译为“考赛尔”，经学注疏家就原词本意解释为“丰富多样”（指安拉的恩赐）；亦有人认为是“天园中池塘之一的名称”。马坚译为“多福”，王静斋译为“丰富”，而铁铮译为“丰泽”，已将注疏家的两种解释兼收并蓄，“合二而一”，熔铸为新词，所用“泽”字，在汉语中既含有“池沼”的本意，又兼有“光彩色泽”、“惠施恩泽”等词素在内。故译作“丰泽”，恰到好处，堪称“妙译”。

从全书看，译述虽用文言体，语句简朴，明快畅达，容易理解。信手翻阅，绝大多数译述均文从字顺，很少出现冷僻古奥、艰涩聱牙的措词用语，能较清晰地表达经文内涵，且文笔简练，句式畅达，字词扣得紧，语势贯通。此外，对构句严谨整齐的经文，亦能通过摹拟表现原文风貌。

综览全译，术语概念缺乏固定措词，个别人称代词不甚准确，亦常小有微疵。最明显的是对《古兰经》的主要词汇，对伊斯兰教所崇拜的独一无二之造物主之名，译法不固定统一。中国穆斯林对造物主之名“安拉”习惯上多称为“真主、真宰、主宰”，或直接用音译“安拉”，或采用波斯语音译为“胡达”。译家当然可从上述称谓中选用其中之一，但一经选定，应在同一著译中保持一致，以免造成混乱。而铁铮译本则不时变换、更替，或称之为“神”，或呼之为“上帝”，偶或亦间用“阿拉”。其中用“神”字最多，“主”或“主宰”亦信笔用之，全经译法不统一。这可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译名不统一会造成混乱。

当然，作为汉族学人，致力于伊斯兰文化之传播，又是从非阿拉伯文译本转译，在他之前无汉译本可作依据，不宜苛求。

既是第一部尝试性的汉文通译本，填补了译经史上的空白，确实起过刺激和推动穆斯林学者奋然而起、争相译注的积极作用，就该表示欢迎和大体肯定的基本态度，因为它的出现，已在我国译经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 姬觉弥总纂的《汉译古兰经》

继铁铮氏汉文通译本之后，上海爱俪园广仓学窘出版了《汉译古兰经》。问世时间为 1931 年 3 月，距铁铮译本之后三年多。这是第二部全译本，主译者仍为汉族学者——姬觉弥。

姬觉弥，是哈同夫妇手下的总管家，爱俪园中活跃一时的人物，原名姬佛陀。据颇知当年爱俪园内情的李恩绩追忆，他其实并不姓姬，原名潘翥凤。因拐弯抹角地“追源复始”，潘姓的祖先是周文王，故改姓姬。关于他早年的历史，据他自己说：“童年走燕赵，出居庸关，驰骤大戈壁，由土耳其趋欧洲诸国。归而航海，居扶桑三岛，……倦而遄返，息辙海上，年甫逾冠也，”可知曾有过漫长的远游经历。在上海，他结识了罗迦陵，才被请到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当管家。广仓学窘在该园北面，原先称为侍秋吟馆。其组成人员中有知名学者王静安，主编过《学术丛编》（月刊），还出版过许多集子，当时在学术界颇有好评。

广仓学窘先后刊物的出版物，分为：经籍类、艺术类、碑版类、宗教类、笔记类和教科类等，每类已出书数种到几十种不等。其中宗教类以佛经为主，出过《大藏经》四箱，共 414 册；关于伊斯兰教典籍，仅有《汉译古兰经》一种。

主译者虽不是穆斯林，但郑重声明其对伊斯兰教“既重其道，复敬其经”，译文“经再三考订，句求简练，文重雅驯”，加上专家学者之协作，译述大体忠实、准确，用凝炼的文言体表述，别具风格。实际上这是集体协作之结晶。计有阿文参证李廷相、薛天辉（皆穆斯林学者），英文参证钟绂华、罗友启，日文参证樊炳清、胡毅，及汉文参政费友容等七人参与译述，哈同及其妻罗迦陵审定。

译本为线装本，一涵 8 册，首册载序言 7 篇，按次序署名为：岑春煊、郑沅、夏寿田、哈麟（回族）、欧司爱·哈同、罗迦陵和姬觉弥，卷末有薛天辉《跋》。全书约 19 万字，各章章名用音译，分节均以数字标明节次，查阅较方便。译文有多人参政，集思广益，表达较好。由于缺乏必要注释，某些词汇或仅有译音，或词义含混。从总体看，仍不失为严肃慎重、特色显著之译本。以《二迪雅特第一百》（即第 100 章《奔驰的马队》）为例，可想见译文风格之一斑：

余指怒嘶疾驶之战马，其铁蹄射出火花之马，于清晨掠阵之马，遂至卷起尘土，突入敌人深围之马矢誓！人固忘主恩者，其诚为此证之。人但知嗜资财，岂不知从墓中惊起耶！发现其心中所有，主于是日，固深知彼辈者。

全章共 11 节（译文基本上每句一节），前 5 句“余指……矢誓”，原文修辞考究，音调铿锵，语势奔腾，后 6 句警戒世人不可忘恩负义，善恶是非，待末日届临，必见分晓。对照原句，译笔大体忠实，并力图表现原文风貌。

全书译文畅达易懂，基本上达到“句求简练，文重雅驯”的主观愿望，对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具有一定阅读汉文能力的穆斯林读者说来，并不难懂。译句中很少华而不实、咬文嚼字的措词，读者不会感到艰涩绕口，吃力费解。

再看译文在遣词造句方面，很注意原文构句方式、词序排列和语气特征，又具有古汉语典雅朴素的文风。试对照剖析《阿硕业章第八十八》（马坚译为《大灾》章）中第 17—21 节，以窥其梗概：

彼辈亦观主之造驼否？

观天，何以空悬？

观山，何以矗峙？

观地，何以广拓？

汝宜教戒之，汝固为教诫者。

类似译句，从内容到形式，从措词到语势，显然都经过细密的斟酌推敲。排比的句法，诘问的口吻，都如实加以反映。

此外，有些译文，在忠实表述内容的同时，还显示了古汉语的风格与韵味。仍以同一章第 4—7 节描述火狱惨景的几句为例：

陷之于烈火，

溉之以沸泉。

别无食料，只有蒺藜；

既不肥腴，亦难疗饥。

译句整齐，上下句犹如对仗。后两句类似骈体，句尾“藜”、“饥”两字合辙押韵，顺口悦耳。特别是紧扣原文，参照原句，绝非卖弄或擅自发挥。借助译文，虽不懂阿语亦可推想原文色泽，咀嚼寻味，可得到美好的艺术享受。

从总体上看，《汉译古兰经》毕竟是多人参证、集思广益的成品，确实具有不少可供借鉴的优点。译述过程中既然已邀请穆斯林学者为阿文参证辅助把关；译述班子态度都很严肃慎重，就该肯定它在当时产生过较好的传播效果。

## 王静斋的三种《古兰经译解》

### 一、多次通译《古兰经》的第一个穆斯林学者

在通译《古兰经》的学者中，历时长、奉献多、影响大的经师，当首推王静斋阿訇，也是第一个通译《古兰经》的穆斯林译者。他最早问世的《古兰经译解》，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二月四日由中国回教俱进惠刊印北平，按问世先后排列，虽然排在第三位。但若论起步岁月，却比铁铮译本更早。远在民国六、七年（1917—1918年）间，经山东省马良（子贞）倡议，有他参与的一部经堂语译本早已完成，只是没有复印。这部译稿，比铁铮本早十年。1926年，王静斋约用20个月单独完成的通译本已告成，只因发生若干矛盾而被积压了好几年；否则，其出版时间当与铁铮本同时或接踵问世。

译者毕生致力于经典翻译，成果甚多。光是《古兰经》的通译，除多人参与、集体合作者不计外，他个人就从头到尾通译过四遍，已面世者三种，习惯上分别称为《古兰经译解》甲本、乙本和丙本，深受各族穆斯林的赞佩。

王静斋（1879—1948年），原名文清，以字行，天津回族人。八岁开始接受伊斯兰经堂教育，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二十六岁“挂幃穿衣”，出任河北大兴县（今属北京）白塔村南寺阿訇，并刻苦自学汉语、英语，奠定了能博览群籍以至著书立说的基础。他始终坚持先知遗训中关于“求知，始自摇床，止于坟墓”的名言，毕生孜孜不倦，发愤苦读，未敢懈怠。在担任掌教，从事笔耕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前清末造，他先后受聘而掌教于大兴县白塔村、怀来县新保安、京都崇外花市和奉天（沈阳）开源等地清真寺。辛亥革命以后，又被聘任于山东宋庄、京东三河大厂镇、北京的什刹海寺、崇外唐刀胡同寺和京南安次县宋育村等执掌教务。但他一直向往远游海外，留学深造，以开阔视野。1922年，终于如愿以偿，开始踏向征途。取道香港、新加坡、孟买，几经波折，抵达开罗，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进修，课余到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摘抄卡片，学业大进。在那里，受到近代伊斯兰改革思潮的影响。此后，曾去麦加朝觐，至土耳其游历，再返开罗进修，因双亲年迈，乘轮绕道越南回国，带回经籍六百多部。除先后在各地任掌教外，开始翻译经典。被聘任为教长的地区包括山东阳信、奉天安东、哈尔滨市、天津、北平及山东青州等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沦陷。他流徙各地，在青岛、蚌埠、郑州、汉口、武昌、信阳和偃城展转逗留，历经磨难，到达重庆。抗战中又

奔赴西北地区，继续译经。日本投降后到过台湾，参与筹建台北丽水清真寺。不久返回大陆，贫病交加，1948年在贵阳溘然长逝。

王静斋阿訇毕生的贡献，不外执教与笔耕两个方面。执教生涯，阅历丰富，流动频繁，足迹所至，遍及华北、东北、中南、

华东和西南许多省份和台湾省。他不甘于安常守顺，主张遵经革俗，由于保守势力刁难作梗，环境复杂而苦于周旋，处于迂回转徙状态，耗费了不少精力。但他的作用和影响之不可泯灭，随着历史进展和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并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公认和好评。至于笔耕方面，由于他意志顽强，百折不挠，善于因陋就简，随遇而安，在窘困中不计较个人进退得失，勇于开拓新局面，甚至在战争烽火中流亡转徙的轮船上，亦未放弃译著活动，因此，一直硕果丰收，奉献辉煌。其著述生涯，始于前清宣统二年（1910年），有讲演稿披露于天津《民兴报》；以后，译著源源不断，放光溢彩。综观纵览，其对伊斯兰教的宣扬与传播主要表现在：

- （1）译解《古兰经》。
- （2）传播《伟嘎业》教学法。
- （3）首译波斯文名著《真境花园》，即《古力斯坦》。
- （4）编译《中亚（阿）字典》。
- （5）译述《回耶辨真》。
- （6）创办《伊光》月刊。

上举数端，涉猎领域甚广，奉献成果极丰，足以反映静斋阿訇勤奋治学的可贵精神。

## 二、三种《古兰经》译本

关于《古兰经译解》，除一部未及付梓就毁于战争烽火中的译稿外，传世者三种，习惯上按次序分别称为甲本、乙本、丙本：

甲本——1932年2月北平中国回族俱进会刊印，布面精装16开本，用文言体表述。由侯德山董理，陈振家修润，参订人有：马寿龄（松亭）、米清文（焕章）、马德宝（善亭）、赵斌（振武）、尹广源（伯清）等，皆教中名士、精英。

乙本——1942年宁夏出版石印本，线装，分订十册，用经堂语、白话文译述。是译者抗日战争时期全经译稿被敌机轰炸焚毁后“重振旗鼓，索居斗室，手不停挥，燃膏继晷，兀兀深宵”，终于补译成的结晶。

丙本——1946年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这是译者三种通译本中最成熟、也最受欢迎的一种，也是问世四五十年来海内外辗转影印、翻印、重排次数最多的版本。有白话文译述，全书有尾注1943条，每条从数十字至千字以上。此外，尚有夹注、略解、附说、备考和书眉提要等，旁征博引，资料丰富。

鉴于乙本印数极少，流传面小，其特色已体现于丙本中，而丙本，是千锤百炼之结晶，故侧重于从甲、丙两本的比较中剖析探讨王译本之主要成就与特色。

## 三、《古兰经译解》的主要成就与特色

从总体观之，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相距十四年的丙本与最初的甲本比较，虽然各有千秋，但从文言到白话，又附有大量资料译注，当然使读者更便于接受。试以实例观之：

(1) 丙本更通俗明快，推敲更准确贴切。如第 69 章《穆洛库》1—2 节：

【甲本】大哉掌理王国之主也，彼是大能于万事者。彼造死生，冀以试证尔等，孰是工作最优者。彼是大力、多恕者。

【丙本】那掌权的主太尊大了！他是全能于万事的。那真主，造化了死与生，只为试验你们的哪一个在作为上是至好的。他是优胜的、多恕的。

不仅在句式上有文言与白话之差异，而且在词汇上亦有所调整、改动。如首句中的(mulk)从“王国”改译为“权(力)”，作为章名，丙本亦改“王国”为“主权”。再如末句中的(aziz)，甲本的初译为“大力”，丙本改译“优胜”。后者显然比前者更确切。丙本词序排列更与原文吻合，语句流畅顺口，一气呵成；特别是改用白话文，总字数反而减少，可见推敲得体，提炼有功。

(2) 译笔忠实，语言朴素，“只求达意，不尚藻饰”，使丙本更能展现原文风貌。

如第 47 章《穆罕默德》第 15 节对“天园”之描述，扣紧原句，咬紧实词，朴实无华。

许给敬慎之人天园的情形 . . . . .

内有常久不浊的水河，  
滋味不变的乳河，  
在饮者感觉味美的酒河，  
和清澈的蜜河，  
他们在那里享受各种果实，  
并蒙其养主的饶恕。

【这般人】可像那永久地狱，  
被饮给滚水而割断肠子的人吗？

译文轻松自如地将这个长句子表述得井然有序，连锁贯通，顺流而下，不添枝加叶，不追求华丽辞藻，而以平易、朴素取胜。

(2) 遣词造句，简洁洗炼，力避冗赘，而又明白如话，在用语体文表述的丙本中，尤为突出。为节省篇幅，仅摘若干短句为例。

【例一】 第 49 章《侯主拉提》第 10 节：

唯有众穆民是兄弟，  
你们要在自己兄弟之间解和。

【例二】 第 3 章《阿米尔母兰》第 26 节：

你任意赐人权柄，  
你任意夺人权柄，

你任意把人抬高，

你任意把人降低。

运用语体文而词如此提炼、经济，顾及原文，若非严密推敲，字斟句酌，怎能达到这种效果？以第二例而论，句式之短，用字之少，为诸家所不及，甚至超过他自己的文言文甲本：

尔授王国于尔所欲之人，

尔夺王国于尔所欲之人，

尔贵尔之所欲者，

尔贱尔之所欲者。（甲本，三：26）

两相比较，便可发现大白话倒比文绉绉的古体干脆、简明、响亮、顺口。难怪丙本迄今依然受到广大教亲的欢迎，收到雅俗共赏之效。

（4）辅助性资料，条分缕析，广征博采，浅注详释，十分丰富，使丙本特色更为突出。

其资料之处理。方式多样、灵活，计有：

- a. 夹注；
- b. 尾注；
- c. 略解；
- d. 附说；
- e. 书眉提要；

f. 备考 · · · · ·

限于篇幅，不逐一细述。

#### 四、严谨的治学精神

作为第一位穆斯林通译者，毕生又四易其稿，三番付梓，历经曲折，饱偿甘苦，锻炼了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体会也很深刻。译者作为信仰虔诚、治学严谨的经师，始终持审慎态度。他认为“读者须具有高见卓识，平心静气，详加寻味，其义自见，其理自明”，不可“等闲视之，妄加疵议”。因为经文内涵“法微旨远，言简意赅，其深邃处，绝非人的言语文字可能形容到尽处”。并且指出：某些“偶然涉及日常琐屑之事”的经文，“寓意深远，别有所托”，必须“仔细寻参，莫以其字面平淡而生疑惑”。在引证权威性经注方面，译者总是“述而不作，自无杜撰”，力避穿凿附会。但求依字面解释其大义，一般有关道乘、真乘、超乘之类的联系，概不涉及。

在译经实践中，译者有“是非经过不知难”的深切体会，觉得“有时对于一个译句，或一段译文，自己看着明白，而在读者看来，即不甚了解”，认为“必欲作到完善地步，那得是语无晦文，字无晦义”，谈何容易！曾慨叹像先达刘介廉那样汉学渊博的人尚且引为难事，“我等后生不度德、不量力，冒昧译经，只不过稍有轮廓而已”。

但他对译经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指出早年严几道提倡以“信、达、雅”为翻译标准，近人则主张改“雅”为“俗”，或再加一个“简”字，

即做到“信实、畅达、通俗、简捷”。他认为要使译文流畅，“必须文气衔接，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而自己只能追求“对于原文的结构和本意，永远保持十足的忠实。因具此定见，所以译出来的文句，总是不流利。大多数译者所欢迎的，是文从字顺，气势流畅。至于是不是与经文的原义相吻合，反倒认为次要。这是读者和我意见不同的焦点。须知译经，是把真主的皇言，介绍给不识阿文的大众，并非个人做文章，极尽富丽堂皇的能事”。他还声明自己的“译经标准是把原文意义赤裸裸的披露出来”。可见译者的精力，主要倾注于译笔之忠实，而不过多地追求技巧。他朴实的译风跟他朴实的作风，表里一致，文如其人。

饱偿过译经甘苦的静斋阿訇说：“很多人希望《古兰经》汉译有一完善的标准本，我敢武断这理想的标准本，任凭是谁，终难做到。”确实一语破的，切合实际。但就汉译本而论，王静斋阿訇已倾心竭力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七十多年前的甲本，到五十几年前的丙本，迄今依然在闪烁着光辉。

### 刘锦标的《可兰汉译附传》

《可兰汉译附传》，是第四部汉文《古兰经》的通译本，编译者署名为“冠豪刘锦标”，于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在通译本中是第二部穆斯林之译作。

据谢锡恩撰写的《序》（由孙云五代笔）所介绍，刘锦标，原籍河北省安国县，“以其先德司铎奉天”，便随家迁居沈阳。受其家庭影响，曾“博览儒书”，著作有《易理中正论》两卷，《人道天道汇编》及《说

中》等数种，顾名思义，似可想象其内容与研究兴趣之所在。序文中说他“历充军政要职，陟显达”，但未详及其官衔职位；又说他“热心宗教，不遗余力，民国廿七年（1938）春，挺身来华北，创设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唤醒穆民，敦崇教义”。联系时代背景就不难推想，当时正值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时期，华北已沦陷，倭寇已侵占北平。此译本问世于 1943 年年初，从历史和地理环境考察，译者显然在客观事实上被敌人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国难当头，严重失足，历史自有公论，广大读者肯定会从中作出判断。至于他生平的全部经历，及后来的归宿，不甚了了，也缺乏素材，无法详述。

此译本既名之曰《可兰真经汉译附传》，其正文亦分为“经”与“传”两个主要部分。“经”与“传”，本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由来已久《道德经》之类，传入东土的各大宗教典籍，其汉译称谓，亦带“经”字，如《金刚经》、《圣经》、《古兰经》。至于“传”，则指阐述经义的文字，如《（春秋）三传》，《春秋》是“经”，《三传》是指解释《春秋》的三种撰述，即《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的统称。有时也将二者合称“经传”，被视为经传者，须具有相当高的级别、影响，被社会公认。刘锦标译本中的“经”，是《古兰经》原文的直译，用五号字检排；“传”，是译者的引证、解释和发挥，其中包括旁证博采、言之有据的资料，出自经学家的注疏，但属于译者个人的理解、阐发之处亦不少，均用小号字检排，以别主次。经与传夹杂相辅，随译随释，即序文所谓“笔译数节后，即附以传释”。从篇幅比重看，有些章节，传多于经，字数超过译文十几倍，如第 1、2 两章；有些章节，传多于经、传文字大

体相等；亦有只译经而不附传者，如第 79、84、99 等章。就总数量而言，传释文字稍多，常出现成段成串的联想与发挥。

综观全书，当然应首先衡量其译文，看其对原意的理解和表达程度如何。大体说来，其可取之特点为：

（一）译术庄重严肃，语句文白相间，简明畅达，可雅俗共享。

（二）译文中不乏行文流畅，既紧随原经，扣准字句，又对应表述之片断。

如第 83 章《母团非非（称量不公）》第 1—3 节揭露损人利己的奸商在度量衡上捣鬼，其译文为：

悲哉！好占便宜的人啊！

他们若是买人家东西的时候，

必求足其量。

他们若量与人，或称与人的时候，

必设法减少！

基本保持原句构造，畅达明快，通俗易懂。

（三）某些译句，在细微处很重视原经措词与表达口吻，自有其独到之处。

如第 81 章《台克威尔（折起）》第 15—16 节，马坚译文为：“我誓以运行的众星——没落的行星”，略去否定词，不予直译。而刘锦标译

为：“我无需乎以隐而不显的各星辰为誓”，有意兼顾字面上的辞藻，而又不失原旨，与诸译家表述语气不同，实质则一，确有“异曲同工”之效，没有“孰是孰非”之别。从细微处看，刘译推敲细致，自成特色。

（四）纵横通览，也存在瑕瑜互见、巧拙不均的译句。特别是套用译者平素研究的“易理中正论”之术语，更觉失宜欠妥。在译本“附传”中，贯串易理方面的名词术语乃至论证方法，比比皆是，但作为传释，纯属译者个人的理解、体会，不宜挑剔；用之于译文表达经义，却不可不慎。

但此译本最严重的问题是，在其《附传》中出现了大量与《古兰经》文毫不相干的东西，主要有：

（一）将个人牢骚、情绪发泄于传释中。

（二）更有甚者，是假借附传之名，散布与经文毫不相干或背道而驰的言论，客观效果极恶劣。

如第 61 章《算府（战列）》第 1—4 节的附传中宣扬：“当战争时，勇敢固属可嘉，然国人希望得为教牺牲之高品，古今均有不顾全局之利害，冒然妄言妄行之徒，明知作不到，必要作，终至于全体失败·····”；又说：“人能因其所遇而安之，安而能按序前进，乃真得道者也”（790—791 页）。鼓吹对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要“国人”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在第 16 章第 14 节后，还列了一段借题发挥的对话：“友人主张救世，解决人类之痛苦者。余曰：未能救己，焉能救人？自己的痛苦，尚

不知何法解决，庸谈解救入乎？”（792—793 页）联系当时现状与形势，更觉其露骨地散布苟且偷生，甘当奴才顺民，何必济世救人？顽敌当前，只能束手待毙。这与《古兰经》提倡为真理、为正义、为主道而英勇搏斗，不惜牺牲的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

综上所述，可知刘译本所附传释，塞进许多投敌叛国的货色，是译本之糟粕所在。也许，这正是人们多对此译本避而不谈的主要缘由。

### 杨敬修译《古兰经大义》

《古兰经大义》是我国第五位译者翻译的第七种汉文通译本，译者是伊斯兰经师、掌教阿訇杨敬修。1947 年 8 月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刊行问世。译本以古雅而崭新的面貌，严格直译而独具特色的风格，引人瞩目。

杨敬修（1870—1952 年），字仲明，号秀真，经名萨里哈，以资质聪惠且考中秀才，而被称为“杨才子”。清同治九年生于河北盐山（今黄骅县）东段儿庄，幼年时随祖父母逃荒至天津下新城镇落户。曾进清真寺当“海里凡”，勤习阿拉伯文、波斯文，投奔名师李正光。李氏曾读过友人“藏书千数百函”，杨受其影响，重视汉文化学习，亦博览群书，嗜书成癖，根柢很好，并著书立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写成第一部论著《四教要括》，这时，他还未满“而立之年”。

以后，曾在河北省三河县霍各庄、丰润县林南仓济开平等地人阿訇。1909 年携家眷迁移北京，定居花市大街。他曾发起筹办“京师清真寺教育总会”，因受保守势力反对而未能如愿以偿。辛亥革命以后，曾应

马福祥之邀请赴绥远讲学，应马君图之约去山西任教，又去上海、南京与热心得教内贤达讨论宗教文化事宜。1927年，与时子周、王静斋等名流筹划在天津兴办中阿大学，因困难。阻力较多，终未成功。但他并没有悲观失望，立志以宣传伊斯兰文化为己任，手不停挥地从事译著工作，晚年致力于《古兰经》之通译。1948年底，不甚摔伤臀部，卧床不起，1952年病逝于北京。

杨敬修经历了前清同治、光绪、宣统、及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阶段，迎来了新中国得解放。作为一个经书并重、学贯中西的“尔林”，于经堂教育“传道、授业、解惑”之余，埋头撰述，坚持笔耕，一贯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主张积极进取，反对报残守缺，给后人留下不少宝贵的遗产。其主要译著有：

1. 《四教要括》成书于1898年。【按：四教，分别指儒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2. 《中阿初婚》1911年编译出版，内容是讲阿拉伯文法。
3. 《教心经注》译本（阿文原名为“尔哥一德”，Agyid, 马坚译本名为《教典诠释》）1924年初版，是认主学方面德著作。
4. 《昭元密决》译本（波斯文原名为“艾慎尔帖. 来麦尔提”，有破衲痴汉译木刻本问世）系哲学著作，未刊，现存局部译稿。

以上两书，都是经堂教育中规定的必修教材。

5. 《亥帖译音》和《亥帖注解》分别完成并出版于 1916 年和 1921 年。系《古兰经文选》，数百年来在我国穆斯林内部流通的一种《古兰经》节录本。

《古兰经大义》初版，平装 32 开铅印竖排本，分装为上、中、下三册，按卷次、章首顺序排列，连排而未留空白页，卷次划分仅在每卷起始处作符号标注，卷首有《例言》六则，卷末附勘误表，全书无序、跋。正文用四号楷体字检排，每页 11 行，每行 28 字，总计约 14 万字。译文体裁为文言体，加新式标点。此译本虽印数有限，流传不广，亦未再版，但其特点显著，常能听到阿訇们啧啧赞叹。主要因为：

(一) 译文典雅凝炼，给人以古朴、庄重、严肃之感。

译者身为虔诚的穆斯林学者，又是肩负掌教重任的经师，对《古兰经》有深厚感情。特别是一贯重视汉文修养，成长于思想活跃、文化气氛浓郁的天津市，耳濡目染，视野辽阔，又有名师指点，自然有别于一般迂腐寒儒或报残守缺之士。由于阿、波、汉文造诣较深，又有多年译著实践的丰富经验，晚年从事通译，可谓得心应手。

他选用古汉语译述，文字古朴古雅，古色古香。试举常诵得开篇首章《发提哈》为例：

以普慈特慈主称

颂维真宰：养诸世界，普慈、特慈，掌报日者。

唯尔仰拜，唯尔觅援。

祈导我直度。

夫人之度，尔恩在彼，非所怒诸，亦非迷者。

译句以四言为主，仅有一句是五言，近似《诗经》的“雅”、“颂”体。由于此章被视为《古兰经》之总纲，是“认主独一”的立论基础，在穆斯林宗教礼仪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举凡礼拜、祈祷、集会、喜庆、悼亡等仪式中，均反复恭诵，是必读的、首要的一章，因此，译者有意识地将它译成这种严谨庄重的句式。于此之外的所有章节，都用散句表述，并不追求句法和字数的整齐，例如第二章《摆格赖》（即《黄牛》章）第255节译文为：

安拉乎：无主，唯之；永活，大立；不制之；盹与睡。为有所诸天，与所在地。谁兹夫求情其前？唯以其允。知彼前，与彼后者。该不围其知之些物，唯所欲。其库雷西，容诸天、地；其监不疲之。其高尊者。

这是穆斯林群众熟知并能琅琅背诵的一节，被称为“阿耶·库雷西”。海内外书法家、艺术家，常将它抄写、织绣、雕刻或彩印成极精致的《古兰经》语录牌，悬墙挂壁以供读诵，是一节描述安拉权力无上的经文。熟悉理解阿拉伯原文的读者，肯定会赞赏译句之简练准确、朴实无华而忠实于原文，遣词造句从语法角度和词序看也接近、吻合阿拉伯文。

译者曾在《例言》中说：“作文最重贴切，译文何莫不然。故对中阿字句，彻底搜求，必使二者意义，吻合无间而后已。一或牵强，或迁就，必失本来，而多所遗憾。”可见其采用文言体，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的选择，有助于使古汉语和阿语巧妙沟通。

（二）字斟句酌，忠实直译，从句型结构到词序排列，推敲细微，尤为独到。

通晓阿文原经又具备阅读古汉语能力者，阅读杨译本，甚至可借汉译而原文语句构造，或凭借译文复述出原句，因为译文已尽力将阿、汉两种文句的词序排列趋于一致。就大多数译句而言，珠联璧合的译句随处可见，绝非夸张过誉。如能选择常诵习闻的若干章节赏析，就不难想象译者之苦心及水平。据参与译述并为之作记录的马淳夷先生回忆，当年杨氏译经，“原文某字应译成中文某字，成竹在胸，口头烂熟，所以一打开经本，便不费思索，而出口成章地翻译出来了”。可见译者从字词到句法早有成套的布局。白寿彝教授也肯定杨译本“是采用严格的直译方法，是经过字斟句酌的成品”，并希望它能“有再版的机会”。

（三）严格直译之外，重视原文语势、风貌、神采，具有艺术魅力，而又力避堆砌华丽辞藻。

译者曾在《例言》中声明：“译文深不至晦，浅不嫌陋，斟酌损益，俾显明中犹存简古气色。非敢曰雅俗共赏，盖欲普通特别两获裨益，方合经旨。亦即译者心愿，识者察之。”

总览全译，“深不至晦，浅不嫌陋”，文采斐然的佳句颇多。如第82章《阴非土哇雷》第1—9节，描述末日届临景象及背离者被责问为何忘恩负义之情景，原文首先连用四个排比句式，音调铿锵，节奏鲜明，气势磅礴，而后，列举造物主的恩惠，质问某些人何以背道而驰？杨译本文字简短、明快，遒劲有力：

时，天裂矣！时，诸辰散矣！时，诸海灌矣！时，诸墓翻矣！身知前与后者。孰乎人哪！何欺尔，以养尔仁主？夫造尔而庄，而均；在所要孰形配尔。毋！抑尔诬报。

仅 70 字左右，语势神采，跃然纸上。不防再举若干译句，与读者共赏之：

伤哉！夫不公者。量在人时；求卒。量彼，或称时：该折。此等不猜彼实被苏为巨日耶？（83：1—5）

这是《古兰经》中对某些奸商的批判。这些人买进时强取多捞，卖出时缺斤少两，总是亏损别人，私吞肥己。警告这些人必须考虑复苏日将被彻底清算，译句简练，紧扣原文。

总之，杨译始终坚持严格直译，不加雕凿修饰，使之在“显明中犹存简古气色”。这是他译经所坚持的观点和准则，从而突出了区别其他译本之显著特征。

如果说，像《古兰经大义》这样译述严格认真的佳译对某些读者说来仍不免感到生疏费解的话，除对阿语原经不太熟悉外，主要原因似乎是：

（一）仅有直译白文，缺乏必要注释；

（二）大量专门术语，只作音译，不作意译。

不熟悉经堂语的读者，很难看懂。例如在最短的、仅含 3 节的第 108 章《考赛雷》中，每一节都夹杂运用了音译的词汇术语，全章译文为：

我实予尔“考赛雷”！

则须为尔养主祀！作“奈哈雷”！

酬尔者：实即“艾卜太雷”。

不仅教外人读了会莫名其妙，即便是多少懂得若干宗教术语或特殊外来词汇的穆斯林群众，也可能茫然困惑，望文兴叹。

（三）使用了不够普及化、大众化的经堂语，能理解者寥寥无几。

（四）个别措词、短语，或过于简略，或语气艰涩，或难揣原意，表达效果为之削弱。

如第 24 章《弩雷》第 30、31 节中分别告诫穆斯林男女必须注重文明仪表，要“遮蔽下身”或“保持贞洁贞操”，习惯上称为“遮盖羞体”（“羞体”，是按经训规定不该裸露的部分肌体）。杨译本两处均译为“监其私”，简练有余，含义不明。

以上杂陈数例，绝非吹毛求疵。看来，主要关键在于缺乏必要的简注。译者晚年卧床养伤，精力不足，来不及修润阐释，不宜苛求。

总体上看，《古兰经大义》以其典雅、凝重，以其扣紧原文、兼顾字面、严格直译著称，也确实博得经书两通的“尔林”、学者的称赞，不失为“高档次”译作，在诸译中有其独特风貌，自有其应占的席位和传诵价值。一般读者虽偶有“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感叹，但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和之者众”的普及性译本固然为大众所需求，可也不能排除高层次的译作，供经学根底扎实的研究者品味鉴赏。好在《古兰经》通译本很多，可供情趣不同、口胃各异的读者自行选择，或相互参照。杨译本将作为高档次的独特产品，在译经史上闪耀其光辉。

## 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

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是第 6 位译者奉献的第 8 种《古兰经》通译本。1958 年 2 月由台北中华学术院回教研究所理事会出版，以后又由香港伊斯兰联合会重印。主要传流于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侨穆斯林聚居较多的地区。

时子周（1879—1969 年），又名时作新，回族，天津人。毕业于清末保定优级师范学校。1904 年曾在南开中学前身敬业中学任教。1917 年东渡扶桑游览考察，回国后任南开中学教务主任，开展社会活动，成为 1919 年“五四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当时学生联合会、女届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等进步团体风起云涌，抵制日货，游行示威，声势浩大。时子周以回教团体代表身份积极参加，被推为评议员。他在群众集会上针对巴黎和会与日本侵华等问题发表讲演，激动人心。又率众参与抵制日货运动。1920 年初各界代表被拘捕，时子周也被拘，与周恩来、马骏、马千里等被押在天津警卫厅两个多月，又被解送地方检察厅，经三个多月“侦察”后以所谓“私擅监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个多月”，因实际被羁押日期早已超过“刑期”，当即释放。他在被押阶段，与难友们一起绝食抗议，被捕人士中以他年岁较大，被尊为老师，难友们在被押中曾为他祝贺 42 岁生日。这是他早期的积极进步的表现。

被释放后，被推荐为天津工巡捐务处处长，开始从政。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原南开中学学生张厉生逐渐成为蒋介石亲信之一，保举他的老师时子周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又促使他与陈立夫、陈果夫发生联系，参加 cc 集团，成为国民党在天津的嫡系。以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未几又补为中央委员，并先后担任过宁夏省、湖北省教育厅

长。抗日战争时期到重庆，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边疆教育班主任，长期住在重庆观音岩附近的回教救国协会，任副理事长，处理日常会务，直至日本投降。返回天津，任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在国民党官僚相互倾轧的夺权斗争中，失势丢官，仅保留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头衔。1948年10月，悄然离开天津，经长沙、昆明绕道去台湾。1969年病逝于台北，已年过九旬。

在特定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中，他的生平活动贯穿着较复杂的政治因素。但他也没完全摆脱文化教育的职业范畴，并以执教南开、河东中学和天津市立师范学校而起家。作为回族穆斯林，他对伊斯兰学术文化事业一向很热心。他的岳父是回族著名医师兼新闻界名流丁子良（原名国瑞，号竹园，1869—1935年），清末曾创办《竹园百话报》，后改称《天津竹园报》，有《竹园丛话》24册问世，丁竹园对其女婿时子周有潜移默化之影响。1927年，时子周曾与王静斋、杨敬修等著名阿訇在天津筹办中阿大学，以困难重重、阻力甚大而未能如愿以偿。但这三位天津人，后来都是汉文《古兰经》的通译者。时子周一向支持伊斯兰文化宣传事宜，晚年到台北，以白崇禧因病请辞回协理事长之职，时子周被公推为继任者，从1958年直至归真。

他经常在台北清真寺讲演，完成《古兰经国语译解》，脱稿付梓之际已年届八旬、他在《自序》中谦逊地认为：“译文仍多欠流畅”，对译经工作有严格要求。在海峡两岸处于隔绝、封闭的特殊形势下，他的成果，弥补了台湾等地穆斯林读者不易读到大陆译本的缺陷。

《古兰经国语译解》，为32开竖排繁体字布面精装本，分卷编排，各卷单列页码，每卷从22页到59页不等；同时加排相互衔接之总页码。

正文（包括译文与注解，二者用大小不同字号区别开）共 908 页，约 70 万字。编排显目清晰，译文按节次提行处理，标号冠于节首顶格处，查索迅速。书眉辟内容提要，概述某节重点所在。释文连续计数，共 2117 条，均分条提行而不连排，插入译文之中。版面显然是吸取了英译本编排的优点。其主要特色是：

（甲）从译文本身看 其措词、语气以至文风都与王静斋所译丙种本切近，好多译句几乎完全相同。反映了两位天津译者的理解往往不谋而合，相互沟通，或乐于接受、吸收王译本。两相对照，不难发现相近、相同之处。但时译本仍有自身特点，如：

（1）某些关键性措词与句型结构确实经过慎重推敲，与王译本同中有异，互有异同。

如第 24 章《光（奴雷）》第 35 节描述安拉的光辉，原文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是穆斯林们熟悉常诵的一节经文。时译全节为：

安拉是天地的光。他的光的情形如柱，柱上有灯，灯在玻璃中。那玻璃似发光之星，燃自吉庆的橄榄树，不东不西，它的油虽不与火接触，而发出光来。光上之光 · · · · ·

仅就这一节而言，有两处与王译不尽相同，一处王译丙本为：“他那光的情状，如同是有灯的壁龛”，时的译文则是：“他的光的情形如柱，柱上有灯”。主要差异是名词“米史喀”，时译作“柱”，避免用“壁龛”（本意是表示供奉佛像神灵的位置）字样，更确切、慎重、另一处王译本连锁上句译为：“燃自吉祥的树，就是不东不西的橄榄树”，时译则分为两句：“燃自吉祥的橄榄树，不东不西”。两人虽然都跋短句同

样译为“不东不西”，但从释文中仍反映出理解上的差异。王译本原注 1156 条认为：“不东不西，就是橄榄树位居中央，整天受阳光的炙晒”；时在 1280 条释文中认为：“说不东不西者，意思是不专属于东方，也不专属于西方，将来此光可照耀全世界”。理解更灵活，即“不东不西”是指“光”或“灯”而言，不局限于橄榄树，明确易懂。

(2) 语言简练，行文经济，且紧扣原文。

如第 79 章《渴望者（那吉阿提）》第 8—9 章描述末日景象的译文是：

是日，众心挑动，

其目下垂。

又如第 55 章《仁主（来哈曼）》第 9 节：

要持天称以平衡，

勿使分量不足。

类似例句，简洁提炼，不胜枚举，屡经查对，虽奠基或许是借鉴于王静斋译本，却善于取其精华而又略加润色，增添文采。

(2) 尽量避免经堂口吻，局部经文所据资料也与王译本有显著区别。（举例从略）

(乙) 从注释资料看 时译本尾注达 2117 条，是诸译本数量最多的一种。内容相当丰富，除具备其它译本释文涉及的时代背景、典故来源、参见章节等共同点以外，尚有许多新颖独到的内容，或吸收近人研究成

果，或择取英译本新注，或表述个人体会，构成《国语译解》引人瞩目的特色。

（丙）从特殊释例看 不少经文内容，译者多侧重于作理性主义的解释。

众所周知，《古兰经》中既有大量清晰易懂、明确无误的表述，也有若干隐晦难解、神妙莫测的语句。对于后者，历代经学注疏家多持谨慎态度，不敢也不提倡妄猜臆释。而译者对经文中大量带有传奇色彩的内容，小到名词、称谓，大到事件始末，多有唯理性的、力求抹掉离奇成分的解释，与往昔经学家传统注释截然不同，似有必要概举数例，以了解近、现代试作新释的动向。

（1）《古兰经》多次提及的“镇尼”，多被译为“神”或“精灵”。经学家认为是指像人类一样头脑发达、有理智思维的高级动物，如蛊惑阿丹摘食禁果的易卜劣厮就属镇尼范畴，第 72 还以此为章名。时译本在第 1918 条释文中说：“此处所谓镇尼，不是如魔鬼一类妙体的东西，而是指异族或异邦人而言 ·····”，并断言此章中是“暗指耶稣教徒”。在其它章节中也分别有多种解释。

（2）对富于奇异色彩的情节，均别有所释。

如有关苏莱曼通晓鸟兽语言、有“镇尼”及群鸟侍奉并追随他远游的故事片断，见第 27 章《蚂蚁》，其第 39 节释文第 1361 条云：镇尼“不是魔鬼，是指一个异族人”。第 16 节释文第 1353 条云：“学会鸟语的意思，是会用鸟传达消息 ·····不是苏莱曼真能明白鸟所说的话 ·····可见鸟语是一种隐喻的名词”；第 17 节释文第 1354 条

云：“苏莱曼的军队分三部分，有镇尼，有人，还有鸟。镇尼，暗指异族人，被征服者。鸟是传达消息用的鸽子”；至于第 18 节提到的蚂蚁，释文第 1353 条云：“是族名，不是蚂蚁。就因此字也作蚂蚁讲，于是有很多人给苏莱曼造了许多有关蚂蚁的故事，均离奇怪诞，不能相信”。

(3) 有关母撒的故事，例如他同埃及国王法老的魔术师较量斗法之际，曾展示“手杖化为巨蛇”、“伸手闪露光芒”两种奇迹，时译对第 7 章第 107—108 节释文第 644 条说：“母撒的手杖就是代表他的群众，是活动而有生气的，可以吞没了一切虚伪的民众；手的洁白是比喻理论纯洁的。”

(4) 脍炙人口的故事，亦尽量解释成实有所指的寓言。

如 18 章《洞》第 9—26 节，讲述有几个（三人、五人或七人）青年带着一条狗隐居深山洞穴，长眠三百多年，睡醒以后恍惚感到仅在洞中停留半日或一天，其实世间已经沧桑巨变。时译本对此事注释颇详，认为此章“纯是叙述耶稣教的情形。所谓洞者，是说明耶稣教最初的情形是出家的，如僧侣一般，闭户自修，不问世事，如人在山洞中一样。……他们始而不问世事，愿意与世隔绝，随后清醒过来，颇感不安，才辗转反侧，结果是由出世制定一变而改为入世”。关于时间，“也是双关语，指青年睡觉的时间固然可以，指耶稣教出家制定的时期也是可以的”。

(5) 特别突出的释例是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登霄遨游的故事，同样作理性分析，认为那是“幻境”，“不是肉体的升宵”。

例子尚多，不必赘举。综上所述，已足见时译本已吸收并引入近代注释本的许多新内容。故从译文看，虽与王静斋丙种本相当切近，但注释部分却别开生面，自称体系。至于是否全部准确，是否为广大穆斯林群众乐于接受，说起来就比较复杂。“见仁见智”，各抒心得体会，勇于探索尝试，效果如何，当由读者自己去参悟、思辨。

### 马坚通译《古兰经》及前八卷注释本

在汉译《古兰经》中，马坚通译本，是孕育过程甚长、准备阶段很久、公开发销量最多、社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它虽然出版较迟，按问世顺序是第七位译者翻译的第九种译本，但从 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于北京以来，已流传全球；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制厂，还在麦地那加上原文大量印制了对照本。广大穆斯林群众，多引用它的译文；学术界有关论著中介绍《古兰经》内容，也多以此译本为依据。

马坚（1906—1978）字子实，号自适，经名穆罕默德·麦肯，出生于云南个旧市沙甸回族穆斯林哈吉之家，从小就接受《古兰经》的启蒙，学习过阿拉伯文，并重视汉文化学习，在省城昆明市上中学，成绩优秀，名列前茅。毕业后在沙甸执教，服务桑梓。他切身感到提高回民文化素质、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也深感到以学阿语和伊斯兰教义为主旨的经堂教育迫切需要改进与提高。

1928 年，赴西北地区深造，投甘肃名师虎嵩山阿訇帐下，学业大进；后报考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以才华横溢、成绩卓越而深受嘉许。1931 年，荣获赴埃及留学之良机，作为 20 世纪 30 年代初第一批留学爱

资哈尔大学青年之一，与纳忠、张有诚、林仲明等漂洋过海，前往北非。修完爱资哈尔大学课程后，又转入国立阿拉伯语文学院，继续攀登阿拉伯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与宗教学的高梯，前后在埃及达八年之久。

这八年，在酷热高温的文化名城开罗，除刻苦进修外，始终手不停挥，笔耕不辍，为沟通中阿文化作出巨大贡献。介绍华夏古老文化的译著常在埃及报刊披露，传播伊斯兰教哲理的译作也相继在国内出版。在留洋阶段的学生时代，其辉煌成就已为海内外所瞩目。

学成归国后，被其师哈德成迎往上海翻译《古兰经》。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乔装商人，返回故乡沙甸兴办教育，培养其学成归国后第一批攻读阿拉伯语言的学生，同时，继续埋头译述。不久，哈德成亦转移后方，到沙甸与马坚会合，加速译经。这一时期，还在云南大学执教，主编《清真铎报》。日本投降后，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之西南联合大学分别迁回北平、天津复校，马坚即被聘任为北京大学教授，并成为东方语文系的创始人之一。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栋梁之材，出版了一批又一批学术译著。在教育战线，桃李满天下；在学术领域，亦硕果辉煌，而今，分布于各地高等学府德阿语师资，屹立于各条战线独当一面的翻译支柱，活跃于学术领域的科研骨干，几乎都是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以至第四代、第五代。受其直接、间接影响的后生晚辈，比比皆是。

马坚用心血浇灌的译著成果，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据粗略统计，有：从阿文、英文翻译的名著，如史学方面的《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文学方面的《阿拉伯文学简史》；宗教学方面的《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教典诠释》、《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政治方面的《埃及宪法》等等。专著则有介绍伊斯兰历法的《回历

纲要》、论文汇编《穆罕默德的宝剑》等。工具书方面，曾主持编纂《阿拉伯汉语词典》。此外，早年在埃及，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华夏文化著作译成阿文出版，如《论语》、《茶神》、《河伯娶妇》、《中国格言》等；又向阿拉伯世界介绍并撰写了《中国回教概观》；新中国成立后，曾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译成阿拉伯文。有关报刊发表的单编论著而未辑汇成书者，更不胜列举。

马坚还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主义建设。1949 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 年起，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外，曾担任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发起人之一，被选为常务委员。

### 独具特色的前八卷本

关于《古兰经》的翻译，是马坚平生的夙愿。早在幼年时期，受伊斯兰教启蒙教育的熏陶，他对《古兰经》就产生浓厚的兴趣。20 年代初，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就发表了他的《国语古兰经》第一卷译稿，这是始译《古兰经》的尝试，这是，年方 24 岁。留学埃及八年，译著颇多，但主要在为《古兰经》全译作准备。归国后到上海，立即投入此项宏伟计划之实施，且双轨并进：一方面参与伍特公、沙善余等用文言体译述；另一方面，是单独从事白话文之翻译。后者已用 14 个月时间译成 9 卷。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转移家乡，至 1943 年哈德成归真，已完成 20 卷，1945 年已基本译完全经初稿。1948 年在北平准备付印，未能如愿以偿。50 年代初，先后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河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包含前 8 卷且带有注释的《古兰经》上册。并准备争取中、下册陆续出版。及至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其机关刊物《中国穆斯林》1957 年创刊，从第二期

开始连载带注释德译文第 9 卷，至第 8 章第 19 节中止。往后，由于任务繁忙紧张，各项运动彼伏此起，注释工作无暇顾及，直至林彪、“四人帮”集团彻底垮台，重新整理出版《古兰经》的计划才被列入议事日程。但译者已年逾七旬，以身心久经摧残，病魔缠身，除糖尿病之外，致命的要害是视力微弱，左目失明，右眼也只残存 0.2 功能，用高倍放大镜看稿也很吃力，只能依靠助手诵读译稿，边听取边口述修改意见，进展缓慢。但仍以顽强毅力拼搏，直到病逝前十几个小时，仍在核校译稿，竟未及完成通译稿之复审工程。等到全经正式出版送达读者之手时，译者已离开人世两年零八个月。这是汉文通译者中未能见到成果问世的唯一译者，思之凄然。

按译者生前的通盘计划与设想，当然是以注释全经为目标。这一遗愿虽未能实现，但从其带注释的上册即前 8 卷中，亦足以反映其呕心沥血的结晶。

上册系 32 开繁体字竖排平装本。卷首有《译者序》，阐述《古兰经》的影响，简介我国清代以来翻译概括，和译者自己的译述过程。有《凡例》8 则，涉及对《古兰经》的思想内容与语言艺术，和译者对若干问题的处理原则。其中第 8 条强调：“译文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推敲的，每一个句都是经过锻炼的，但为才力所限，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表明译者对前次造句的严肃、严格与严谨，及虚怀若谷的态度。此外，还有一篇提纲挈领的专文《古兰经简介》，约 1.9 万字，较全面地介绍了《古兰经》的颁示背景、记录整理经过、内容与形式，社会影响及欧洲名家之评价。此专文亦曾增印过单行本，极受欢迎。为帮助读者了解全经梗概，马坚特按经文内容分门别类，归纳为 20 个方面，均列出显目的

小标题，如，（1）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2）教人注意观察与思维；……（20）反对战争，拥护和平。每一项都具体摘引有代表性章节译文加以阐述。概括清晰，轮廓分明，配搭例句，一目了然，提供了阅读经文的方法与线索。

与 1981 年问世的通译本比较，这部前 8 卷单行本的突出优点，就是带有丰富的注释。其中繁简详略酌情而释，不尽相同。短小者仅寥寥数字，如“参阅 ××章××节”；或“易卜拉欣，就是亚伯拉罕”等等。较详细的释文，往往扣紧经文主旨，旁征博引，具体发挥。警辟精彩的释例颇多，也起到发人深思的助读作用。从带注本初版至通译本问世，其间相距近三十年。为保持通译本体例协调，前 8 卷的注释被“割爱”了。新的《古兰经》通译本，为大 32 开简化字横排本。正文 487 页，卷首有白寿彝教授《序》，保留了译者 1949 年为前 8 卷带注本撰写的《译者序》，和《古兰经简介》的片断节录。卷末附《参考书目举要》，及译者夫人马存真写的《后记》。全书共约 29.4 万字。

由于通译本不附注释，仅有译文，可以集中注意力鉴赏译者之风格特征：

（一）“忠实、明白、流利”，是译本最可贵的特色，也是译者所追求的译经标准。

《译者序》曾强调：“我在翻译的时候，力求忠实、明白、流利；在注释的时候，不敢牵强、附会、穿凿。”译者深感到如果“对于《古兰经》认识不够，或有意地曲解经义，或辞不达意，使人不解，甚至误

解”，就会“贻误后学”。因此，积数十年丰富道的翻译经验之马先生，对《古兰经》更是百倍用心，慎之又慎。

试举篇幅不算太长的第 82 章《破裂（引斐塔尔）》为例，全章 19 节如下：

#### 节次 译文

- (1) 当穹苍破裂的时候，
- (2) 当众星飘堕的时候，
- (3) 当海洋混合的时候，
- (4) 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
- (5)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前前后后的事情。
- (6) 人啊！什么东西使你背离了你的仁慈的主呢？
- (7) 他曾创造了你，然后使你健全，然后使你匀称。
- (8) 他意欲什么型式，就依什么型式而构造你。
- (9) 绝不燃，但你们否认报应！
- (10) 你们的上面确有许多监视者。
- (11) 他们是尊贵的，是纪录的。
- (12) 他们知道你们的一切行为。
- (13) 善人们，必在恩泽中；

(14) 恶人们，必在烈火中。

(15) 他们将在报应日堕入烈火，

(16) 他们绝不得离开它。

(17) 你怎能知道报应日是什么？

(18) 你怎能知道报应日是什么？

(19) 在那日，任何人对任何人不能有什么裨益，在那日，命令全归真主。

逐句细品，对原文的忠实程度便可一目了然。实词、虚词、句型、语气，都有兼顾。扣紧愿意，不添枝加叶。其中 1—4 节、13—14 节按原句整齐之结构表述，用词准确，朴实无华。全章行文畅达、流利，明白如话，读起来给人以庄重和谐的感觉。

(二) 文字简洁、凝炼，措词经济明快，表现出老翻译家驾轻就熟的笔锋。

如有关对偶像的揭露与讥讽，第七章《高处》第 197 节：

你们舍他而祈祷的偶像，

不能助你们，

也不能自助。

再如第 195 节的几个排比反问句：

他们有脚能行呢？

还是有手能擒呢？

还是有眼能见呢？

还是有耳能听呢？

均逐句咬准原文，连严整的构句形式亦依样复现。

措词之精炼，常反映在一些文白相间的译句中，如第五章《筵席》第 119 节中提及对众信士以乐园的预许，译句为“他们得享受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将很多字母河词汇组成的句子译为“下临诸河”，译为“永居其中”，尤觉洗练。

（二）不雕琢修饰，保持原文固有的朴素风貌。仅从第 49 章《寢室》中略举数例：

- 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消息，你们应当弄清楚，以免你们无知地伤害他人，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6 节）
- 信士们皆为教胞，故你们应该调解教胞间的纷争；（10 节）
- 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确是罪过。你们不要互相背毁，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吃他的已死的教胞之肉吗？你们是厌恶那种行为的……（12 节）

这一类多属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经文中常出现，寓意深刻，译文浅显易懂，如实道来，毫无斧凿痕迹。

（四）对修辞别致特殊、节文短促紧凑的经文，亦尽力用相应文笔表现原句构造之特色。

如第 79 章《急掣的》前 9 节描绘末日景象，译文为：

1. 誓以急掣的，
2. 轻曳的，
3. 奔驰的，
4. 先驱的，
5. 决策的，
6. 当震动者震动，
7. 而续发者续发之日，
8. 在那日，许多心将忐忑不安，
9. 许多眼将不敢仰视……

译句文白杂糅，雅俗相间，不是只强调通俗而忽视典雅，总是随着原文的表现方式灵活应变，力求妥善。

从总体看，这部凝聚着数十年心血的通译本，严肃、庄重、凝炼，译笔忠实、明白、流利、朴实无华，素雅中蕴含深沉；浅显易懂，平淡处崭现功夫，在学术界受到高度评价，译文多被引用。读者感到遗憾而难以

弥补的是注释工作没能完成，物别是读过前 8 卷带注本的人，更觉得其注释特色不同凡响，某些精辟的见地，任何注本都难以取代。如果说，读者偶或会发现个别译句不易理解，或小有疑问，正是因为译者没来得及亲自作注释之故。

### 林松的《古兰经韵译》

《古兰经韵译》，是我国第八位译者奉献的第十种汉文通译本。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继马坚译本之后在大陆出版的第二部译本。1988 年 7 月，中央民族学院出版在北京同时发行阿、汉文对照（上、下册）和汉文单行（全一册）两种版本。与原经全文对照编排，在国内还是第一次；用带韵散文体翻译，在国内也是首次尝试。

译者叶哈雅·林松，在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与教学。专业教学外，科研项目以回族历史和伊斯兰文化为重点。译者早年曾师从马坚、哈得成、张子仁等先生学过阿拉伯语言文化，并参与回民报刊的编辑工作。其祖辈系哈吉世家，父、叔皆 30 年代初期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生。受环境与家庭影响，对伊斯兰学术文化有浓厚兴趣。因此，在讲授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同时，亦兼顾回回历史与文化之课题研究。其撰述，译著除《古兰经文选》和《古兰经韵译》选择、通译本外，中国文学方面，有《孟子全译》、《宋代文学》及古代部分回族作家、作品研究等，民族宗教方面，著有《麦加朝觐见闻》、《汉译（古兰经）史话》、《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与和合著论文集），和“宗教经书宝典系列”中的专著《古兰经知识宝典》；译注有阿拉伯古典长篇抒情诗《斗篷

之歌》，编撰有《古兰经故事》（与杨连凯、李佩伦、白崇人合编），《中国回族大词典》（任副主编，邱树森主编）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多涉及回族历史与人物，其中有关郑和之研究占十余篇。部分作品被译为阿拉伯、波斯、英、日文发表。

关于《古兰经》的翻译，起先是从选择开始。1981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阿、汉对照本《古兰经文选》（即《亥帖》选本），试用押韵散文体裁表述，并略带简注。由于译文音韵铿锵、顺口悦耳、好记易懂，受到穆斯林群众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欢迎。在各方建议、鼓励、催促下，才下决心试作通译。译者在《后记》中说：“对韵译的摸索，绝不是想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事实上国外早有先例可循。我的主观动机不过是想把它富于韵味感的特征，借用我国音韵丰富的汉语尽力转达。”并谈到在尝试过程中，“常感到作茧自缚之苦，亦有词难尽意之憾，更有因韵损意之忧，但又有甘愿磨炼之乐，因而常处于犹豫矛盾状态，试译工作时勤时懒，亦曾几度中辍。历经甘苦，克服惰性，勉力振作，终于把初稿完成。修润复查时，仍感到有不少长期搁置的歧疑难关，不易突破。虽曾查证寻据，求教师友，参照他译或注疏而酌情抉择，还是感到远远没能表达原文美妙的色泽光辉”。是非经过不知难，这恐怕也是所有译经人共同的切身感受。

《古兰经韵译》的两种版本，版式编排以阿、汉对照本为主，按卷次分章逐节对照，原文、译注均分开，各占一页；汉文单行本则是抽印于对照本，正文页码及版式完全相同。都是32开布面精装本，汉文本计1162页，约82.4万字。卷首有白寿彝教授题词和李士厚先生题诗，封面汉文书名由马松亭大阿訇题签。目录前有《例言》10则，卷末附录有：1.

有关朗诵的几种符号说明；2. 祈求词；3. 《古兰经》各卷章节一览表；4. 六十年来汉译《古兰经》版本简介。最后是译者《后记》。对照本初版 5 万部，汉文本 3 万部，皆布面精装，外加护封。

通观译文，全用带韵散文体表述，本着“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二者交替，综合并用，既要保证对原文精神的表达，又要顾及语尾押韵的特点，故句式较灵活，姑举若干片断，以剖视此韵译本自身的风格。

（一）在理解原经内容的基础上，扣准原有语汇的前提下，尽力以相互吻合的句式译述。

如第 10 章《优努斯》第 24 节，以庄稼收成的丰歉作比喻，论述安拉的旨意应发人深思，全节是一个紧密连贯的长句子，译文为：

今世的生活，  
好比从高空降落的雨，  
地里的庄稼——人类和牲畜赖以生存的东西  
便借它滋长茂密，  
等到大地肥美丰腴，妖娆绚丽，  
种地人料定丰收在望之际，  
夜间或白昼，下达了我的旨意，  
我使它变得干枯光秃

就像原先并没播种过籽粒，  
我就这样对能思考的人把征兆剖析。

分句表述，与原文比较，词序位置虽小有调整，但基本上不脱离分句的范畴。

（二）掌握经文蕴涵精神和语言风貌，通过译句转达内容与形式凝结的环境气氛。

如第二章《黄牛（摆盖来）》第 286 节，含有庄严、肃穆的呼告、求祈色彩，各国穆斯林通常视为一段精辟的祈祷词，在履行拜功后，或隆重仪式中，摊开双掌于胸前作“堵阿宜”之际，常恭诵这一节，其韵译句子为：

安拉不苛求任何人超过能力所及的限度，

各人应受所行【善举】的奖励，

应受所造【罪孽】的惩处。

啊！我们的主！请不要责怪我们的疏忽，

——如果我们遗忘或有错误。

求你不要让我们背上过重的包袱，

犹如你让前人所承担的重负。

啊！我们的养主！

请不要给我们力所不及的繁务，

请对我们宽容，  
请对我们饶恕，  
请给我们恩顾！  
你是我们的护佑者，  
求你给我们援助，  
以对付那些叛逆之徒。

如泣如诉、呼告求助的氛围，已大体根据原文转译。

（三）译文虽押韵，但不追求构句整齐，保持散文格式，偶有注重上下句修辞手法之处，均依随原经之遣词造句，如：

**【例一】** 第 91 章《太阳（晒目思）》第 8—9 节：

洁身自重的人必获胜利，  
污身自毁的人肯定晦气。

**【例二】** 第 41 章《阐释（奉随来特）》第 46 节：

行善者自享其利，  
作恶者咎由自取，  
你的主对仆人绝不亏枉冤屈。

**【例三】** 第 99 章《震撼（唧哩咱啦）》第 7—8 节：

谁行过一微之善，有赏可见，

谁作过一尘之恶，必见惩办。

采用类似白话文对仗句译述，注意句型工整，均以原文为据，其中例二第 3 句亦因原句变幻而改译为散句。又如第 82 章《崩裂（引非塔勒）》第 1—6 节描述末日景象的句子中，前 4 节系构词严整的排比句式，后两节改为带叙述兼质问的散句，译文也相应地尾随变化：

1. 当苍天崩裂破碎之时，
2. 当星辰殒落飘坠之时，
3. 当海洋横溢泛滥之时，
4. 当坟墓翻覆捅开之时，
5. 任何人都会知道自己前前后后干的事，
6. 人啊？什么因素蛊惑你对仁慈的主背道而驰？

两相对照，便可发现句式之齐整与零散，以及字数之多寡增减，都是依随原文而有意为之。

（四）用带韵散文译述，力求音韵铿锵、节奏和谐、顺口悦耳、好记易懂，是译文的主要特征。

此通译本，节尾句末均照顾韵脚。其中短章和中章，分节较少，力求一韵到底；某些长章，为避免因韵损意，在可以划分段落之处亦曾改韵换辙，但也注意防止换韵过于频繁。甚至对篇幅较多的长章，亦尽可能坚持不轻易改韵。例如常被诵读的第九章《忏悔（讨白）》，全章共 129 节，译文达 610 多行，通章一韵到底，用“u”韵，如：“布、徒、怒、

辱、书、悟、处、苦、赋、护、睹、顾”等等押韵、再如第十章《优努斯》，共 109 节，译文约 440 行，统押“i”、“v”韵，如：“异、迪、喜、级、理、析、蔽、期、裕、惧、御、语”等押韵。篇幅最长，横跨三卷，达 286 节，译文近 1600 行的第二章《黄牛》，前后换过韵，计有：“an”、“i”、“v”、“ou”、“ing”、“ang”、“u”等数韵，但同一韵脚均连续、密集地运用。

（五）由于追求句尾押韵，偶或亦出现少许因韵损意、词难尽意或译述失误之处。限于篇幅，举例从略。

韵译，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一种新的摸索尝试，音调铿锵，顺口悦耳，新颖活泼，能激发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兴趣，感受到《古兰经》语言风格之美。自然，它跟其他文言体、白话文、经堂语译本一样，可供旨趣各异的读者自行选读。它的出版，在《古兰经》译坛，只是增添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新品种。新华出版社 1986 年初版的译作《穆罕默德生平》（王永芳等译），民族出版社 1993 年新编的《（古兰经）箴言》（刘飞茂等编）等书所摘引的全部《古兰经》译文，均全部采自这部韵译本。

全道章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释本》

寓居海外、遍布全球的华裔穆斯林，对汉译《古兰经》极为关注，也迫切希望读到更多的译本和注释本。长期定居于穆斯林人口比重不大的欧洲、美洲、澳洲并具有较高汉文修养的华裔，大都通过英文译注本学习《古兰经》。他们掌握了大量东、西方学者研究《古兰经》的成果和丰富资料，并有自己动手翻译、整理的宏愿。定居美国菲尼克斯州凤凰城的美

籍华胞闪目氏·全道章，曾精心译述了题为《（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释本》，正是这一类译本的杰出代表。

全道章（1920—1995 年），原籍安徽和县，回族。其先君全青山，毕生为主道行善，曾创建安徽省当涂县清真寺。其岳父马天英哈吉，系海内外知名的穆斯林学者，著述颇丰，晚年在马来西亚主办中、英文刊物《伊斯兰之光》，影响深远。全道章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英文造诣极深。受家庭与社会环境熏陶，热衷于弘扬伊斯兰文化。70 年代初，在新加坡任《南洋商报》总编辑，因发生报业风波，与该报主编及总经理一起被捕入狱。狱中度过“漫长孤独的岁月”，“难免心绪烦恼、愤恨与失望，但也令他有深思、反省与追求真理的良好机会”，便开始诵读《古兰经》，以此作为慰藉。于是，从“心胸开阔，灵智明朗”，到“化悲愤为毅力”，决心翻译《古兰经》，这是他把兴趣和精力，转向译经的缘起。

译本最初依据的是阿卜杜·优素福·阿里(A. Yusuf Ali)的英译本，后来反复校译时又以较流行的穆·马·毕克滔(Muhammad Marmaduke Pickihaii)氏英译本为主，前后参照英、汉、法译本 19 种、《圣训》4 种和有关字典及书刊多种。以他的渊博知识和文化素养，特别是在铁窗生涯中保持临危不惧、奋然自勉的坚韧毅力和气概，仅用九个月零五天时间，即完成初稿。但他并不急于匆匆出版、出狱后，经过十多次重译、校订、注释、整理、誊抄、先后打印五次征询意见，从初稿到定稿，历时十七年之久，才寄回祖国出版，终于在 1989 年 11 月由南京译林出版社正式刊行问世。次年 6 月，译者偕夫人马琳飞抵南京，参与此译本首发式座谈会。

译本系 16 开阿、汉对照横排本，有布面精装本和护封豪华礼品本两种装订方式。卷首有马松亭大阿訇亲笔题词：“提高穆民文化素质，发扬伊斯兰文明”，有《伊玛目王世明哈志序》、《林松教授序》和《译者的话》三篇序文。卷末除译者《后记》外，附录了：《古兰经引得及其注释》85 页，《列圣世序表》1 页，《重要人名地名对照表》1 页，《阿拉伯语读音简介》13 页，《参考书目》4 页（书目分列三类共 36 种），以及《阿语发音参考书目》1 页（共列 11 种）。正文部分共计 722 页，按卷次、章序、分节编排，阿、汉文对照庄重严肃、清晰醒目，印刷、装帧在国内出版得同类译本中是很考究的。这是汉文通译本中第九位译者奉献的第十一种版本。

全译本特色显著，别具风格。与诸译本比较，除译文本身相互的共同点、类似点反映出译家对经文的共识与体会外，还展示了不少精心独到的功力和结晶。

（一）看篇引言，内容提要，考虑周密，对阅读经文有良好的辅助作用。

例如每章标题（章名）下均设详细不等的说明或提要文字，大体上包括“释名”和“释义”两部分。释名，主要介绍章名之由来，颁降时间和地点；释义，涉及内容更广泛，诸如概括全章主旨、重要性、社会影响，剖视有关人物或事件的历史背景，综述经学注疏家对某些问题的见解等等。如篇幅较短的第一章《开宗明义（法谛哈）》，引言式的提要文字，多于正文数倍，对章名及其内涵的介绍，简明易懂；对全章所含七节，逐句阐释，深得要领。

又如对一些洋洋洒洒的长章，于开篇提要之外，译者还根据《古兰经》某些版本划分成若干“鲁枯尔”的方式进行分段，并分别用汉文拟定小标题，题后附以段落提要。如最长的第二章《黄牛（巴格拉）》，共286节，长度横跨三卷，约占全经的1/13。此章被划分为内容自成中心的40个“鲁枯尔”，译者均冠以小标题及简要说明。

（二）译述经文，语言朴实，畅达明快，琅琅上口，遣词造句亦忠实于原文。

试以所熟知的第93章《清晨时光（睹哈）》为例：

凭清晨时光，

和宁静的昨晚作证，

你的主没有舍弃你，他也没有厌恶你。

你的未来一定比先前更好。

你的主一定会赏赐你，你将因此而满足（喜悦）。

他（主）不曾发觉你是孤儿尚保护你吗？

他（主）不曾见到你迷惘彷徨而引导你吗？

他（主）不曾发现你生计匮乏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

也不要斥逐求乞者，

而要宣扬你的主的恩典！

译文准确、简洁、措辞优美而并不咬文嚼字、矫揉造作。其中第 4 节，译自阿文者如王静斋、马坚等，多从宗教角度理解为“后世于你确比今世更好”，全译则从现实生活角度领会，译为“你的后来一定比先前更好”，但也无可挑剔非议，且与原文精神并不违背。因为此节中的“阿赫莱”，既可专指“后世”，亦可泛指“后来”，两种含义兼而有之；而另一个对应词“乌俩”，通常多指“先前”、“开初”，如与上文“阿赫莱”呼应，亦可引申为“今世”，但在《古兰经》中表示“今世”的词汇，多用“杜尼雅”。全译章在“释义”中指出：“穆圣的晚年，尤其是最后十年，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妙的成功纪录。穆圣逝世以后的声誉，和他在后世的地位，是愈来愈高”，可见译者对此节经文道的领会，实际上已将宗教角度和现实角度的解析融会贯通，两相融合，稳妥而贴切。

（三）解说简明，注释扼要，突出译文为主体，释文聊起辅助作用，详略得体，绝不喧宾夺主。

（四）附录中的《古兰经引得及其注释》，是全译本中最精彩、最独到，也是其他译本所缺乏的最显著特色。

这份资料，不仅弥补了正文中尾注过少、释文简略的不足，而且，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条分缕析、一目了然、查阅方便得良好条件。其篇幅为 85 页，每页分左、右两栏，共 98 行，总量达 8300 行，约 19 万字。这是积多年研究结晶，在参阅大量各语种资料、工具书得基础上呕心沥血之杰作。《译者的话》中指出：

由于《古兰经》是因时因事陆续下降的天启，不是一本分门别类得专著，因此，有时同一论题散见各章，论述的详简、深浅也往往各异，就

如《论语》中论仁、论政等一样，不能单凭一章一节的论述，而要纵观全文，才能了解领略其含意。而为了理解一个专题翻遍全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所以译者才不惮其繁地编辑了一份比较详细的索引，旨在方便有心探讨经文真意得读者……

此举真是功德无量，独具匠心，能设身处地为阅读者着想，付出辛勤汗水，显然已收到预期的效果。

《引得》资料除经文中的内容应有尽有外，惹人瞩目的另一特色是：精心开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见于《古兰经》者专栏，列成一览无遗之对照表格附于十五划“德行”词目之下，其项目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温、谦、廉、俭、智、勇、耻、恕、慈、友、贞洁、慎独、佳言、善行、诚挚、容忍等 24 项，每项均注明应参考的《古兰经》章节序数，以表明伊斯兰文化与古老华夏传统文化有其共同点，表明人类文明、伦理道德之相互沟通。紧接着，译者又增辟“伊斯兰的基本美德”条目，突出罗列伊斯兰教自身的特色，从比较中反映了华夏与西域文化之异同，共同性、独特性，一清二楚。可见译者于完成译经重任外，倾心竭力地奉献了创造性的成果，使《古兰经》的译释进程登上了新台阶。

如果说多少还有些美中不足的话，就是如此丰富、细密的《引得》资料，版面较挤较密，字体也太小，看起来眼花缭乱，也有点费时费力。主要是开头缺乏一个总目，编排时如果能充分利用每一页的书眉，标明这一页所收的是多少笔画的词目，而且把词目首字逐页列出，像《辞源》、《辞海》的编排那样，就会省事得多。

（五）对某些专用术语和特定称谓，译者采用中国穆斯林惯用的、近于约定俗成的措词，博得乡亲们的欢迎。

例如将“麦俩以凯”译为“天仙”（有人译为“天神”或“天使”）；将“阿赫莱”译为“后世”（有人译为“末日”）；将“乃宾”译为“圣人”其复数词“安比雅”则译为“列圣”（有人译为（“先知”、“众先知”））；将“哲汗乃目”译为“地狱”或“火狱”等等，均考虑和照顾到乡亲们源于经堂语的称谓习惯。

对于此类译名，译文中偶或亦有几种译法交替使用的现象，并在《引得与注释》中附加说明。有些称谓带有修饰成分，译文中均有意识地分开，如“占乃”泛称“天堂、天国、天园、或乐园”，而缀以修饰词汇时，译文亦相应变化、调整。措词力求忠实原文，吻合愿意，推敲得认真细密，亦能反映译者治学态度之严谨。

尤为可贵的是译者作为海外华裔，致力于《古兰经》的钻研于译述，为提供国内穆斯林群众阅读之便，宁愿放弃国外更优越的印刷设备与条件，而将新译本寄到南京自费出版，有相当数量是免费赠送，其发行部分的收入，全部捐助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作为发展教务专用得基金。此项义举，体现了译者尊教爱国心意之赤诚，可敬可嘉！

周仲羲译《古兰经》（新加坡印本）

在海外华裔学者得《古兰经》译本中，继闪目氏·全道章的“中阿文对照详注释本”之后，奥斯曼·周仲羲的通译本，由伊斯兰教国际出版社于

1990 年在新加坡佳艺彩印公司刊印问世，这是汉文通译本中第十位学者翻译的第十二种版本。

周仲羲，原籍安徽省颍上县。1925 年生，1949 年肄业于南京大学。20 世纪 50 年代初，曾留学巴基斯坦，在阿哈默底亚大学进修阿拉伯文、乌尔都文，攻读伊斯兰教和比较宗教学课程。毕业后，留在该校研究伊斯兰文化，并倾心致力于译注《古兰经》的准备工作。为此，“几乎与人生一切其他兴趣断绝了关系”。1986 年移居伦敦，并动手翻译，初稿译成之后，曾到新加坡和上海旅游，征询对译文的意见，接触过一些他所熟悉的学者。译本以阿、汉对照的形式出版后，主要在海外华侨穆斯林中传阅，亦有少量流传到国内。由于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曾经刊登过一篇短文评介此书，该刊发行量很大，有关此书的信息传播范围极广，但大陆内地者见到译本的人数实际上并不多。

这是一种硬壳纸面精装的大 32 开本。《古兰经》正文与译释，共 1452 页。其版面设计为：正文每页分左、右两栏，阿文居左，译文居右，分节提行编排；注释则以通栏小号字置于页尾；书眉均标明卷次、章序及章名，查阅方便，版面清晰醒目。其注释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简介有关内容可供参照的其它章节，仅以阿拉伯数字标注音、节序数；另一类即详释文字，是集译注心得之大成的主要部分。全书释文连续编号，总计 1829 条。

卷首有李发沈（杨江）撰写的《序言》，译者《例言》十五则，及《致谢》一篇。并开列《参考书籍目录》，内含阿拉伯文《圣训》18 种，《古兰经注释》15 种，阿、英文“字典”、百科全书和杂志“18 种”“历史、地理”18 种，阿文“苏非派学和信仰学”4 种，和文法、法律、

阿文修辞书、“主许迈喜合著作”等 2—5 种不等，以及“各种不同学科的书籍”若干册（篇）。卷末附录有《阿文单词和说明》，和按笔划多寡分列的汉文译词《索引》，最后是《各种语文〈古兰经〉翻译一览表》，包括：各语种全译本 28 种，各语种《古兰精选》100 种，其中除“精选”18 种标明系“CHINESE（汉语，中国的语文）”字样外，并未列举任何一种汉文通译本。此一览表均未具体说明任何文版的任何译本命名、译者、出版社及问世年月。而从卷首所列《书目》、《序言》、《致谢》等角度观察，译者显然倾斜于阿哈默底亚的观点。

经文翻译用浅显易懂的白话体，文从字顺，为连贯上下文语气而增添的字样则改排斜体字，以显示并非正文。从全书文笔来看，无论是译文或注释，译者虽长期寓居海外，但汉文根柢很好，旁征博引方面，亦得心应手。

同诸家汉译本比较，主要特点是：

（一）对“含义隐晦”的经文，一律在正文中用直接意译的方式表达，而在脚注中补述其依据来由。在处理上，与诸译家只以音译为主、注释为辅的情况正好相反。

（二）对个别词汇（主要是称谓名词），译文也独树一帜，不仅与众不同，甚至连译者自己也不尽一致。

（三）某些译句虽与诸汉译略有差异，但不失为独到的体会，颇有可取的价值。

仅以较短的第 111 章《火焰》为例，亦可见一斑。此章全文为：

- 1: 阿布·拉哈布的双手将要毁灭，他自己也将毁灭！
- 2: 他的财富和他所获得得，都将对他没有一点益处，
- 3: 他快将进入烈火中，
- 4: 他忙于增加（火中）燃料的妻子（也将进入那烈火中）
- 5: 她的脖子四周将系着棕绳。

其中第 4 节，译文却别有新意，似乎含有“玩火自焚”，所担柴禾只能起到“增加燃料”于烈火中烧她自己的成分。把燃料与火狱直接挂钩，而不再绕圈子引申。从这个角度赏析，不仅合情入理，而且也贴切巧妙，可以说是字斟句酌的结晶。

（四）注释详细、辅助性资料丰富，较明显突出，有其自身风格。

对周译本争议最大的、也是此译本最值得商榷的，是译释中散播的若干观点，特别是否定先知穆罕默德为最后一位使者的观点，激起穆斯林读者的强烈反感。在《古兰经》第 33 章《联军》第 40 节中，曾提到这个问题。周译意为：“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任何人的父亲，而是安拉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印信。”原文中的“哈台姆”一词译为“印信”，倒同其它汉译本译为“封印”或“玺”相近，其内涵是指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但问题出自他为此而作的第 1035 条注释，释文中虽然也引述“最后一位”这样的字样，但这条达 1500 多字的长释中，摸棱两可、前后矛盾、自制混乱的话多，而译注者突出的主旨全在否定穆圣是最后最后一位先知的明确概念，大有散布今后仍可能再出现先知的论调之嫌。例如说：“他（穆圣）是先知之印信，但不要说在他之后将没有先知”；“如果把

这一用语取意为他是先知中的最后一位，而在他之后不再有先知（圣人），那么，这节经文似乎就显得不协调”。周译本中这类问题还有不少，皆源于阿哈默底亚教派的观点。

阿哈默底亚是 19 世纪 80 年代在印度旁遮普地区产生的教派，这是乌尔都文 Ahmadiyah 的音译。其创始人名叫库拉姆·阿哈默德（Mirza Ghulam Ahmad, 1839-1908），出生于旁遮普邦的卡迪安镇（Kadigan）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曾在锡亚尔科特（Sialkot）法院任初级文书，后研究宗教学。1880 年发表《阿哈默底亚的论证》，作为该教派的基本信条。

这部《古兰经》的译者周仲羲正是在阿哈默底亚大学进修后留校的，在这一特定熔炉中成长，被铸造成全盘接受阿哈默底亚观点的类型，他所译注的《古兰经》，也坚持按这一教派的体系、模式进行。从《序言》、《例言》、《致谢》以致所引《书目》中，均能看出这种倾向；此译本之校订、印刷、出版，又得到该教派人士的赞助，因此，这部通译本的阿哈默底亚观点的倾向特别明显，以至出现不少正统穆斯林群众难以接受并强烈反对的社会效果。据悉，译者在伦敦，已将各方面对其译本的表扬与批评全部汇集成册并付印，同时也发表他本人的感谢意见和辩护。

天山南北齐赞誉，维哈柯译受欢迎

欢呼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文通译本《古兰经》相继问世

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先后在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出版、印刷的汉译本《古兰经》，已流传海内外，使兴趣不同、口味互异的广大读者有

选择的余地，并可参照阅读。这些译本，笔者已陆续作了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还有若干穆斯林民族并不能普遍通用汉语，他们各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迫切需要有少数民族语言表述的译本。

可喜的是在长期以来逐渐呈现译注本的基础上，已经相继正式出版了三种文字的通译本，基本上满足了新疆各有关兄弟民族读者的需求。

### 各族新译 全面开花

这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绝大部分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亦有少量散居于西北各省和内地。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尽管有悬殊，例如维吾尔族人口达 800 多万，塔塔尔族总人口还不到 5 千人，但六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除塔吉克族以外，也都有自己的文字。

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有维文、哈文两种文本的全译《古兰经》出版，刚

跨入 21 世纪初，柯尔克孜文译本也问世了。对长期聚居在天山南北的穆斯林说来，确实是值得欣慰的喜讯。这三种译本拥有的读者，几乎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一半。根据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新数字，各个民族的人口，比维、哈文译本初版时的人数，又都有所增长，现将有关概括和人口数量变化列表如下：

族名	1990年	2000年全国普查人口	语言类属	文字	通用文字
维吾尔族	7, 214, 431	8, 399, 393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有	维文
哈萨克族	1, 111, 718	1, 250, 458	(同上)	有	哈文
柯尔克孜族	141, 549	160, 823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有	柯、维、哈文

塔吉克族	33, 538	41, 028	印欧语系伊朗语族	无	维文
乌孜别克族	14, 502	12, 370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有	维、哈文
塔塔尔族	4, 873	4, 890	(同上)	有	维、哈文
总计	8, 520, 611	9, 868, 962			

从上列表格可知，这六个民族的总人口已从 1990 年的 8, 520, 611 人，增长到 9, 868, 962 人，净增 1, 348, 351 人。其中维吾尔、哈萨克两个民族不仅人口占极大比重，分别突破百万大关，甚至超过 800 万，快接近千万人；其次就该算柯尔克孜族，目前虽然只有 16 万多人，也居第 3 位，而且比另外 3 个民族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因此，有了维、哈、柯三种文字的译本，大体上已经适应了相当一部分人不通汉语、不识汉文的客观需求，也解决了他们不能直接读懂《古兰经》的困难。至于塔吉克、乌孜别克和塔塔尔三个民族，只有 58, 288 人，他们大都通晓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阅读《古兰经》译文，自然不在话下。

### 维族语种 最先萌芽

三种译本中首先面市的是便于流通的维吾尔文译本，相对说来，在上述 6 个民族中，维吾尔族是个大族，其人数就超过其他 5 个民族总和的好几倍，而且懂得维语的非维吾尔族人也很多，《古兰经》译本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维文本领先。因此，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代现状看，争相出土的还是维文本。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发行的译本，其封面题为：

《قورئان كه رم ئويغور ته رجمس》

译者是阿吉（回族地区多称为“哈吉”）·买买提·赛来。由于维吾尔族人口在新疆穆斯林民族中占绝对优势，过去在新疆地区，就曾呈现过多种注释本或选译本，可谓由来已久。如 1910 年，玉素甫大毛拉在塔城肉孜阿訇的倡议和协助下，节选过《古兰经》若干章节进行译解，名为《古兰经译注》，原手抄本由新疆博物馆珍藏。被

#### 哈族译苑 品种增加

继维吾尔族文《古兰经》译本出版整三年后，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哈萨克族穆斯林群众，也兴高采烈地读到自己的译本，其封面题为：

《قوران كارم قازاقشا اؤدار ماسي》

对于哈萨克文，笔者同样一窍不通，只是出自对《古兰经》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被翻译成新的语种感到由衷喜悦，而自己又承诺了向《阿拉伯世界》杂志专栏推荐《古兰经》新译本的义务，才将注意力倾注在这方面。我觉得在新疆地区，有了维文、哈文两种译本，特别重要，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在西北边疆同样存在的“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困难，即除一些毛拉、学者、专业人员外，一般人也许只会诵读《古兰经》而不懂得其中含义的现象。尽管从表面看，阿拉伯文与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有某些相似之处。

#### 柯尔克孜 争放新葩

时代跨入 21 世纪，令人欢欣鼓舞的是，继维文、哈文译本之后，柯尔克孜文《古兰经》全译本，在 2003 年 5 月，也由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译者是柯尔克孜族穆斯林学者，其汉文音译署名是玉赛因·哈吉·阿

散阿勒乌鲁。1919 年出生于新疆阿合奇县卡拉奇乡。幼年学习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古兰经》；1936 年在阿克苏师范学校学习；1962 年到北京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研修班进修三年。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顾问。译本是阿拉伯文、柯尔克孜文对照本，大 16 开本，正文 611 页，附有注释 59 页，初版印刷 5 千册。按人口比例，这个印数也不算少。

一般读者对人口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概况，都比较熟悉，不作赘述，但柯尔克孜族人口较少。似有必要作简略介绍，它在我国历史上，曾被称为“坚昆”、“契骨”、“黠嘎斯”、“吉利吉斯”、“布鲁特”等，主要分布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乌什、阿克苏、莎车、特克斯、昭苏，以及黑龙江省富裕县，主要从事畜牧业，部分经营农业。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有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在国外，分布在中亚的吉尔吉斯共和国者，则以斯拉夫文字为基础）。其中居南疆者多兼用维吾尔文，居北疆者多兼用哈萨克文。至于柯尔克孜语的特点，是元音分长短，元音和谐十分严整；辅音同化现象较多，语法附加成分有比较多的变化；动词谓语的第一人称单数附加成分除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外，还使用短尾形式—m[—m]；有关畜牧业的词语很丰富。过去吸收的蒙古语借词较多，解放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汉语借词在不断扩充、增加。

对一个仅有 16 万人的少数民族，就有用自己的语言翻译的全文本《古兰经》，可谓空前盛举，尤其值得庆幸、祝贺，也体现了盛世明时民族宗教政策的光辉远达西北边疆，确实今非昔比。屈指一算，在遍布全国城乡有

关穆斯林的十个民族中，新疆地区 6 个民族的人口，其实与散居全国通用汉语的另外 4 个民族的总人口也相差无几，仅差 582, 656 人，试看：

民 族	1990 年统计人口	2000 年普查人口	备 注
回 族	8, 602, 978	9, 816, 805	通用汉语
东乡族	373, 872	513, 805	有语言，通用汉语
撒拉族	87, 697	104, 503	有语言，通用汉语
保安族	12, 212	16, 505	有语言，通用汉语
总计	9, 076, 759	10, 451, 618	

这四个通用汉语的穆斯林民族读者多能阅读或学习各种汉译《古兰经》，而

新疆的六个兄弟民族，现在已经有了三个语种的译本，特别是柯尔克孜族文译本的出现，可以说是填补了该民族以至我国翻译领域有史以来的空白，确实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而在全世界几十个语种数以千百计的《古兰经》译本中，我国竟有 4 种语文的近 20 部全译本涌现，而且正有一些已然脱稿的新译本在准备印行中，更展示了具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在世界文化翻译史上的巨大奉献。

天山南北 众口齐夸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以说是全国穆斯林聚居最多的地区，除上述六个民族外，光是通用汉语的回族穆斯林就有几十万人，清真寺也特别多，其比例远非任何一个省、市、自治区可以比拟。因此，十多个汉译本

和这三部陆续出台的维、哈、柯文译本，都能在新疆广泛流传，并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

其中尤其是不通用汉语、历史上受华夏文化影响也相对淡薄的几个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对维、哈、柯文译本的出版，如获至宝，津津乐道，众口齐夸，引为自豪，充满了浓郁的感情：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古兰经》译本”！

“胡达（安拉）啊！您的训示我们读懂了”！

“聆听了多年的《古兰经》，天天礼拜诵读《古兰经》，并不完全了解它的含义，这回有了自己能读懂的译本，就明白多了……”

这，就是新疆朵斯提们发自肺腑的反映。

作者：林松